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9 N.2 總 71 2019/04

焦慮時代的福音 P.2

Good News for the Age of Anxiety

西域哀歌待光明 P.12

Xinjiang in Lament,
Waiting for the Light

與神共舞——成聖論再思 P.19

Dancing with God: Rethinking Sanctification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
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
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
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哥林多前書15:20-22)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 |
|--|-------------|
| 焦慮時代的福音 | 2 |
| Good News for the Age of Anxiety | 陳宗清 |
| 千禧世代與福音——訪董家驊牧師 | 4 |
| Generation Y and the Gospel: An Interview with Rev. David Dong | 陳宗清採訪／劉良淑整理 |
| 911前後的美國伊斯蘭 | 6 |
| American Islam, Before and After 9/11 | 劉良淑 |
| 伊斯蘭恐懼症與歷史真相 | 8 |
| Islamophobia and Historical Facts | 任小鵬 |
| 西域哀歌待光明 | 12 |
| Xinjiang in Lament, Waiting for the Light | 小光 |
| 燈滅？輪迴？復活！ | 封底 |
| Lights out? Reincarnation? Resurrection! | 蘇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 |
|--|-----|
| 基督教學者訪談(2) | |
| Dr. Nicholas Wolterstorff | |
| 以誠實和慈愛推進基督教學術 | 16 |
| Interviews with Christian Scholars (2): Dr. Nicholas Wolterstorff, Promoting Christian Scholarship with Honesty and Love | 馬麗 |
| 與神共舞——成聖論再思 | |
| (聖經人論與成聖之路, 3之3) | 19 |
| Dancing with God: Rethinking Sanctification (Biblical Anthropology and Sanctification, 3/3) | 呂居 |
| 走出先知困境 | 23 |
| Coming out of the Prophet Delimma | 謝文郁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 |
|--|-----|
| 營會恩典拾穗 | 26 |
| Grace Gleaned in Conferences and Camps | 何藝 |
| 山雨欲來 | 28 |
| A Storm Is Gathering | 莫非 |
| 見證組曲 | 30 |
| Suite of Testimonies | 編輯室 |

恩福

Blessings, Vol. 19, No. 2, April, 2019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9年4月 第十九卷第二期 總71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32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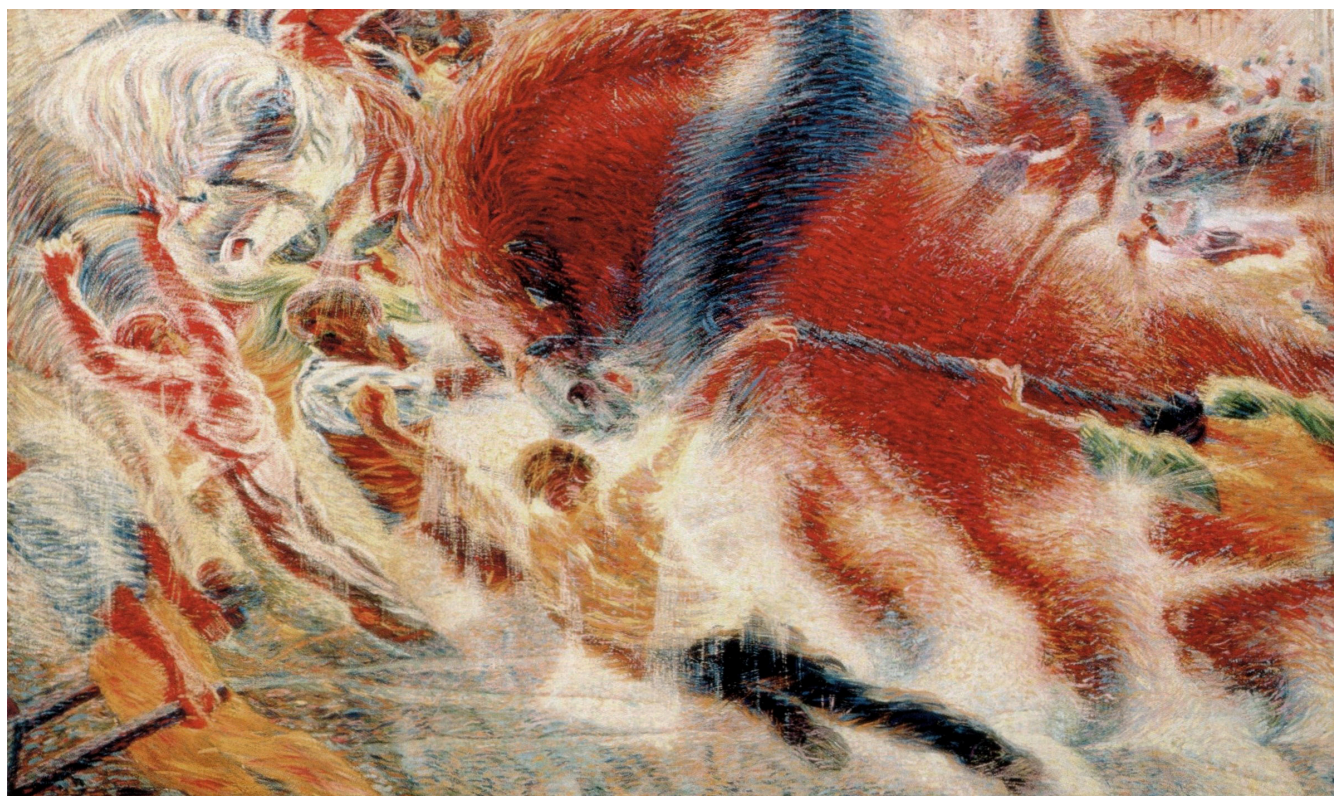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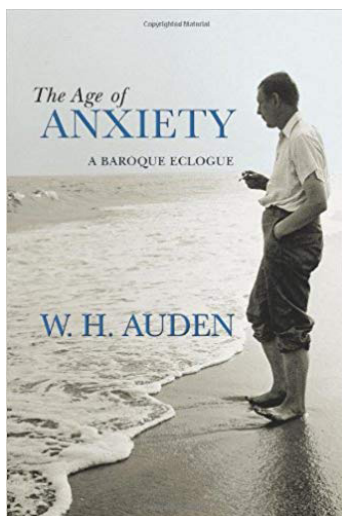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焦慮時代的福音

陳宗清



著名的20世紀詩人奧登（W. H. Auden）於1947年出版了一本詩集，取名《焦慮的時代》（*The Age of Anxiety*）；由於文字優美、洞見深邃，該書隔年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然而70年之後，今日世界的驚濤駭浪更甚於當年，人們的焦慮與不安難以言喻。



今天世人焦慮的原因

無疑地，2019年是充滿變數的一年。不少影響世局的大事往往瞬息萬變，讓人感到錯愕憂心。主要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

第一方面，政經環境的千變萬化。自從川普

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由於價值觀對立，傾向自由派的媒體對白宮的決策不時批判撻伐，造成社會撕裂的加劇。

2018年中旬，中美貿易戰開打，雖然雙方代表屢次談判、磋商，但迄今仍未達成最後的協議。股票市場從年初即震盪起伏，讓股民心驚肉跳。

第二方面，後現代思潮加上電子科技的衝擊。後現代主義的特徵之一，即是向現代化的理性思維挑戰，不再認為人可以掌控環境。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使許多人感到極度的不確定性。

5G電子產業的崛起，似乎讓人能超越空間，無限便利，但也使人處在被信息轟炸的環境中，同時很容易就受到監控。人工智能的進步與發展，勢必取代許多人力，造成無數人失業，導致社會結構失衡，年輕人對前途更感迷茫。

第三方面，自我身分認同的危機。究竟我是誰？基因科學的進步和變性手術的便捷，讓人似乎可以不接受天生本相，也因此愈來愈無法確定我的身分。

移民的增加、價值的多元化，使得傳統的文

福音乃是向人呼喚：重新歸向宇宙的創造者與主宰，敞開靈魂之門，迎接祂進入自己的生命中。
The gospel is a call, asking people to turn to God the Creator, the Lord of the Universe, and to open their hearts and let Him in.

化權威分崩離析，社會不安的氛圍愈來愈甚。這樣的情形不僅在歐洲、美國發生，也逐漸影響到保守的東方國家，甚至穆斯林群體。

對福音的現代詮釋

神是宇宙的創造者，也是全人類的主宰；祂在聖經中宣告了救贖大計。雖然人因著罪，陷溺在極大的敗壞與黑暗中，但神必有解決的良方。

使徒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說：「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林前15:1-4）

福音是什麼？它不是一套教義，也不是一種宗教規範，乃是圍繞著一個人——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祂在人類歷史中出現，讓我們脫離一切問題的根源——罪。耶穌承擔了我們罪的刑罰，甘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藉著祂的犧牲與復活，救贖大工得以完成。福音乃是耶穌的故事，而祂的故事就是整個人類故事的縮寫。

十字架的救恩揭示：一切嘗試要解決人類難題的辦法，都將無效。無論從經濟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或是從心理學發展出來的理論，如最先進的行為驅動療法（Behavioral Activation Theory），或是東方神秘宗教的超覺靜坐，或是生物科技改變人類基因的醫療方案等等，終歸徒然。

由於焦慮的不斷提升與擴大，現代人普遍處於失落與孤單的困境。福音乃是向人呼喚：重新歸向宇宙的創造者與主宰，敞開靈魂之門，迎接祂進入自己的生命中。

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與那位大能的神發生關係。祂會用祂的聖潔取代我們的罪污，以祂的喜樂替換我們的哭泣，用祂的能力挪去我們的軟弱，以祂的豐富覆蓋我們的貧窮。

接受了福音，我們的人生故事便能改寫，神成為其中的主角。在神的宏偉敘事中，我們從此有分，受邀參與祂的拯救行動。

簡言之，福音乃是：我的故事成為耶穌的故事之一；傳福音的目的，乃是讓聽者能在耶穌救贖的戲劇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

范浩沙：重構神話化的神學

范浩沙（Kevin Vanhoozer）是當今美國頗富盛名的神學家。他過去30年的努力，即按部就班處理

語意、文體、釋經、和對各種世俗哲學的批判，並且將兩千年來的新教正統神學體系作深刻的反思，累積歷代神學家研究的成果，以致能建構更加健全、框架更大、邏輯更縝密的論述，且用當代知識分子的語言，來闡述神的屬性與作為。


2010年，他出版了名著《重構神話化的神學》（*Remythologizing Theology*），用巴爾塔薩（H. U. von Balthasar）戲劇神學的概念和語言學家的理論，來建構後現代的基督教神學，讓合乎聖經的神學能與當代的文化思潮對話。

例如，「神聖的無痛感」（divine impassibility）是神學上令人困惑的詞彙，也很容易產生誤導。倘若神要在時間內與人發生有意義的互動，「無痛感」如何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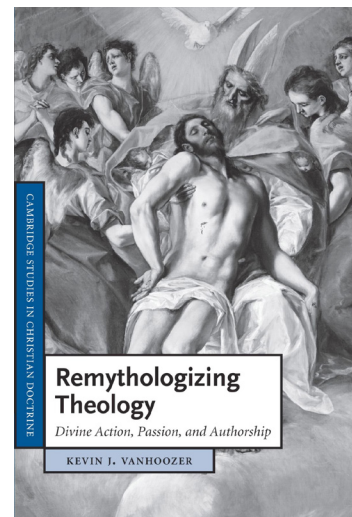
當我們讀到聖經描述神的憂傷、後悔、怒氣、或喜悅時，我們的確發現，神和人在情感的交流上會彼此受影響。但這並不否定神在本質上的不改變性（immutability）。如此說來，我們可以確信「神聖的無痛感」是指神的本質，而不是祂在時間之內與人互動的位格。

傳統的有神論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停留在概念化、標籤化、或符號化的理念中，失去鼓勵人發展與神活潑交流的動力。然而，范浩沙在處理神學難題時，盡量避免以哲學上概念化的認知，來影響他對經文的詮釋。

范浩沙在書中指出，聖經的神是「在溝通行動中的神」（God-in-communicative-action）。所以，神雖然超越時空，今天卻仍然能闖入我們的生命，對我們說話，改變我們，誠如祂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所作的。

說教式的宣導，無法幫助焦慮不安的現代人突破生命的困境。透過范浩沙的神學詮釋，我們可以肯定，這位永活的神會真實登上每個人的人生舞台，改變我們的軌跡，讓我們重新譜寫出輝煌燦爛的生命詩篇。 

作者為本刊主編，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千禧世代與福音

訪董家驊牧師

編按：董家驊牧師是八零後出生的年輕牧者，現任職於台灣石牌信友堂，並在幾個神學院兼課。他24歲赴美，在美期間，一直參與洛杉磯台福教會。在富勒神學院讀道學碩士時，他在該教會成立華語青年崇拜，畢業後留下牧養，2011年按牧。他在富勒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後，於2018年回到台灣事奉。



董家驊牧師（右）
採訪：陳宗清（中）
記錄：劉良淑（左）

請談談你去年完成的博士論文。

我在富勒讀的是實踐神學博士。這門學科在福音派中相當新，在富勒神學院也才二十幾年，是跨領域的學科，需要與聖經研究、系統神學、教會歷史、社會學、心理學對話。簡單來說，我的論文是從教會論與神學人類學的角度切入，探討對中國出生、美國長大一代人的牧養與門訓；其中分質性與量性的研究，且以「孤單」作為切入點。

一般對牧養的研究，只是作些量表，看事工有沒有果效，再去設計課程。但實踐神學的重點不是在設計課程，而是嘗試用不同的框架來探討各樣實踐的可能性、有效性，並看它和我們的預期是否一致。

你的論文為什麼會選擇在中國出生、美國長大的這一代為對象？

首先是因為我一直對中國大陸的學生有負擔。其次，我在北美教會牧養的時候，是以這一區塊為主要對象。我發現，就八

零後與九零後而言，中國與台灣背景年輕人相似度遠超過我的想像。

第三，選擇以「孤單」作切入點，是因為我發現，這不僅是中國年輕世代所面對的掙扎，北美白人的年輕世代也同樣如此。很多人來到教會，是為了解決孤單的問題，甚至參與服事也是因為逃避孤單，並不見得是因為愛主。因此，我想去研究人為什麼會孤單。

我透過教會與學生團契抽樣。對象不一定是基督徒，參與教會或團契的程度也不限，從常來的到一年來一次的，各種頻率都有。有了這些變數的數量之後，再進行分析，才會得到比較有意義的結果。

八零後、九零後的白人世代，與中國和台灣背景的人有那些共通性？

這世代年輕人的共通性，與全世界的潮流有關。譬如，在後現代對現代社會的反省與反抗方面，西方青年和華人的年輕世代都相仿。但在表現上則略有差異。

西方經過四百年才從「現代」轉變為「後現代」，華人社會則只用了一百年。西方對「現代性」的反抗是從思想層次開始。但是我所接觸到的華人年輕世代，他們反抗的心態卻比較不是經由思辨而來，乃是出於媒介（影音、媒體、音樂）等的塑造。

「現代性」所應許的美好願景未能實現，讓年輕人失望，這一點是共通的。然而，台灣年輕人的失望尤其明顯。相較之下，中國的年輕人卻比較樂觀，他們的反抗也不如台灣背景的人那麼大。

所有年輕世代都受到科技化、全球化的衝擊，因此他們的世界觀很明顯與嬰兒潮世代不一樣。台灣與中國的千禧世代相似度很高，因為他們聽一樣的音樂、看一樣的電影，受到同樣媒體的規訓，以至世界觀非常類似。

何謂「對現代性的反抗」？請舉例說明。

「現代性」是很大的概念，簡單說，就是強調控制；要找到方法、程序，控制結果。

福音對每個世代都有話要說。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仍有非常寶貴、重要、終極的話要說。
The gospel speaks to every generation. To this age of uncertainty, it still has invaluable, important and ultimate messages to say.

例如，嬰兒潮的一代被教導：要好好讀書，才能考上大學，畢業後進入大公司，晚年可以安心退休。這是很確定的人生進路，有具體的方法可以操作，來達到目標。這就是現代性的人生觀、世界觀。

但是近十年、十五年，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美國川普總統的當選、英國的脫歐、以至最近台灣的韓流，種種現象都顯示，人們因為沒有看到所應許的目標實現，以致對「現代性」失望，但又無法找到替代品，因此願意嘗試另類途徑。群眾陷入焦慮後，只要任何一種人事物似乎會帶來出路，大家就蜂擁而上。不過，五年十年後，他們又可能會失望。

對現代性的反抗不見得是哲學性、思辨性的，而是在對生活的失望中呈現出來。

最近有些人會用「二次元世代」、「斜槓門徒」等術語來談年輕人的福音事工，是為什麼？

當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愈來愈高。舉例來說，三十年前在台灣，醫生是很好的職業，但現在經常聽到作醫生的朋友說，後悔踏入了這一行。以前大學教授的地位崇高，但是現在博士級的流浪教師還不少；有些教授月入只有五萬台幣，還需要去兼差才能養家。身兼數職的，就是「斜槓」人，如：大學老師／Uber司機／傳道人。

為了面對社會的不確定性，人們只好把自己也變成不確定，發展出彈性身分，以求生存。「斜槓門徒」應該是在

這種情境下出現的名詞，鼓勵年輕的基督徒，在多元身分中仍要跟隨主。

由動漫的「二次元」發展出的電玩世界，是一種虛擬與實際界線的模糊。這與科技的發展有關。現實社會的不定性既然那麼大，讓人失去安全感，有些人便想進入虛擬世界。因為在那裡，人會覺得自己可以掌控，有一種確定性的錯覺。因此，有些人寧可沈迷於虛擬世界，不願去面對現實社會。「二次元世代」的確可以描述當代的年輕人。

不論是「斜槓」或「二次元」，依我看，都反應出時代的焦慮。



福音怎樣能解決這一代年青人孤單、焦慮、抗拒的問題？

凱勒牧師 (Tim Keller) 有一次用空間的觀念，指出福音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過去是耶穌基督已經完成的事，現在是我們因基督而得的神兒女的身分，未來則是終末時上帝國度的降臨。

過去與未來都是唯有上帝能成就的事；而身分則是現代很多政治爭議的關鍵所在，即所謂身分政治。人會用各種立場、形象、品味來定位自己的


身分。以台灣2018年有關「同婚」的公投為例，這議題不只是婚姻的問題，背後還與身分有關。當我們用「同性戀者」這詞稱呼一個人時，其實是把這個人的性傾向與他整個人的存在綁在一起，以性傾向來定義這個人。而一旦所討論的問題牽涉到一個人的核心身分認同，爭議當然就會很激烈。

福音對當代年輕人的幫助，是讓他們回到自己真實的身分認同。「真實」很重要，它不是一廂情願，或浮濫的忠於真我。真正的「真實」，是要找出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一個「終極」，可以作為最終訴求的依據。有了這個基準點，我們才可以理解這個世界、自己的身分、生命的意義。

如果拒絕人是被創造的，那麼在社會上，我們就只能相互搏鬥，看誰最強大，由此來定義自己與別人。但若接受了福音，我們對自己的身分就有一種確認，知道無論別人如何看，我都是神寶貴的孩子。

在面對不確定的社會時，我們的生命需要有一個穩定的錨，以致當暴風雨衝擊時，我們不至漂浮不定。這是當代年輕人非常需要聽到的福音。

對於虛擬與真實界線不清的問題，也是如此。一旦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將來的「新天新地」必然會成就，我們對未來就有真實的盼望。這個盼望讓我們有勇氣，有力量，可以面對各種壓力。

福音對每個世代都有話要說。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仍有非常寶貴、重要、終極的話要說。 

9/11前後的美國伊斯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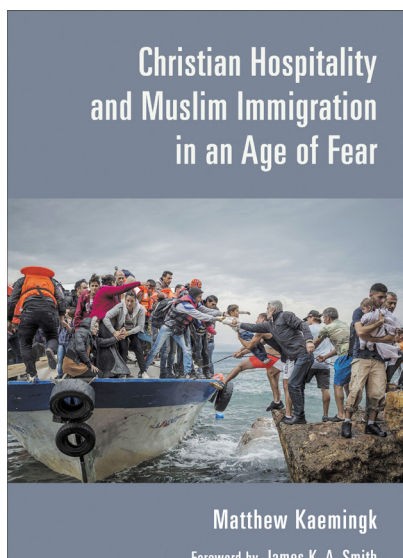
劉良淑

自從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襲以來，境內的伊斯蘭群體突然成為讓人心生恐懼的對象。根據調查，福音派基督徒對於穆斯林的負面心態，更超過一般的民衆。上自領袖階層，下自一般信徒，頻頻站在與伊斯蘭對立的立場。

然而，這種樹敵的情懷是否合乎耶穌基督的教導？基督徒與穆斯林是否只能針鋒相對、誓不兩立？有沒有其他的相處之道？

2018年1月出版的《恐懼時代中基督徒款待之道與穆斯林移民》（*Christian Hospitality and Muslim Immigration In an Age of Fear*）

作者坎明克（Matthew Kaemingk）針對上述問題作出反思。書中第9章鳥瞰了伊斯蘭在美國的歷史，讓人能藉咀嚼過往，來重新思量當下應如何回應；該章也列舉了一些福音派教會的積極作為。



鑒於華人基督徒在美國亦同樣面對穆斯林群體，本文摘錄該章的內容，以饗讀者。

9/11之前

美國歷史一開始，伊斯蘭就已經有份。在殖民時代已經有穆斯林來到美國。19世紀時，主要是奴隸販子強把非洲的穆斯林押來。

20世紀前半，政治威脅主要來自納粹和共產主義，穆斯林移民完全被忽視。1970年之後的20年，美國的穆斯林人口陡增。二戰之後，歐洲打開大門，讓從前殖民地國家的鄉下穆斯林來作勞役。美國則只讓受過教育、有技術的專業人士入境。

1990年，美國的穆斯林移民已達871,000；2000年更增至1,717,000。今天估計在兩百萬到四百萬之間，約佔總人口的2%。這些穆斯林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北非、東非、中東、中亞、東南亞的

伊斯蘭國家；他們的經驗與故事也各不相同。

因為美國採自由經濟，提供義務教育，又有宗教自由的憲法保護，穆斯林群體在這裡蓬勃發展。

1990年之前，美國的伊斯蘭曾引起短暫的社會關注，主要是因有些非裔人士發起「伊斯蘭國」運動；但當時關注的焦點在於族裔，而非宗教。其實，除了非裔之外，其他的美國穆斯林都覺得在這裡很安全，很自如。當時幾乎也沒有美國人認為穆斯林在境內會是威脅。

1991年蘇聯瓦解。有政治觀察家認為，美國會再找一個「對手」，來界定自己的國家特色；而政界的想像就從共產主義轉向了伊斯蘭。1990年代，一些看重末世論與時代論的牧師，也推波助瀾地把伊斯蘭描繪在末世的異象中。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是美國與伊斯蘭在國際上的第一次衝突。而1995年奧克拉荷馬市的爆炸案，則可說是在美國境內的續篇。在爆炸案後，約有兩百多起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與威脅事件發生。

9/11之後

9/11事件大大強化了美國人對伊斯蘭的恐懼和猜疑。很快，針對穆斯林的歧視、騷擾、監控、審詢、監禁，蔓延至全國。

2002年，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CAIR）記錄了一千七百多件歧視穆斯林的事件，多半發生在職場和機場。約有1,200穆斯林被逮捕。那年11月，司法部長宣佈，政府將對5000名外籍穆斯林進行調查。到年底，又增加了3000人。根據政府資料，第一批人中，只有20人被逮捕、起訴，而罪名都與恐怖活動無關。

2002年的一次民調顯示，美國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66%擔心在這個國家沒有前途；81%認為自己被列入調查。四分之一的美國穆斯林說自己受過歧視。過了十年，情況仍持續惡化。2011年的一次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清真寺曾受到仇視或抨擊。

一般美國民衆支持政府對穆斯林的審查、監控、限制。2006年一次對一千多位民衆作的調查顯示，39%主張美國的穆斯林要持特別的身份證件，連公民也不例外；39%認為穆斯林不會效忠美國；三分之一認為，美國境內的穆斯林同情基地組織。

2001至2006年，輿論大部分集中在恐怖主義、

美國人心中的害怕與敵意，是由政治、神學、情感、種族、文化等各種因素釀成的。

The fear and hostility in the hearts of Americans were brewed by political, theological, emotional, ra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監控、安全等問題。2006年，討論範圍開始擴大到文化、性別、教育、組織、和伊斯蘭教法等方面。伊斯蘭恐懼症也成為全國普遍關注的事。穆斯林移民不僅是安全威脅，也成了文化威脅。

到2006年，美國的權威人士愈來愈與歐洲同聲，指出未來「西方會伊斯蘭化」。美國人對境內穆斯林的恐懼，導致一連串政治運作，要杜絕「伊斯蘭化」。喬治亞州、密蘇里州、新墨西哥州等，紛紛考慮要禁止在州內執行「伊斯蘭教法」。但這件事在法律上相當複雜，因為美國歷史上一向容許猶太人、天主教、基督新教按自己的教規處理一些事。

媒體也有重大的影響。不少媒體宣講，伊斯蘭的本質是危險的，有暴力傾向，且不會忠於美國。有位保守派領軍人士把《可蘭經》和希特勒《我的奮鬥》相提並論；有人主張，要把穆斯林送進拘留營；有人懷疑穆斯林兄弟會已經潛伏在美國政府的高層；第一位穆斯林國會議員就任時，有人向她挑戰：「你如何證明你不是在為我們的敵人工作？」

美國的穆斯林雖然在金錢上並不匱乏，但因著這些巨大的壓力，他們感到精神上像是住在貧民窟。而這種精神的貧民窟，將會成為反恐戰爭最大的挑戰。

權威人士負面的言論，使得一些小鎮居民以為他們已經陷入世界性的文明衝突中。結果，反對當地的清真寺成了愛國的行為，文明的保衛戰。

田納西州的莫鎮（Murfreesboro）是衝突最嚴重的地方之一。當地人口約十萬，有個小清真寺。因人數增加，穆斯林想要在該鎮的南方買地發展，建新堂、辦學校、蓋體育館、游泳池。這個鎮上約有140間教堂，居民的反對聲浪可想而知。動土之後，工地發生一場火災，燒掉了幾輛車子；有人在那裡拉起布條：「不歡迎！」；500人示威遊行，有些人衣衫上寫著「異教徒」，有人手持標語：「停止田納西恐怖主義」。

在9/11之後十餘年，不少小鎮居民很害怕住家附近會成立伊斯蘭中心。許多人擔心穆斯林群體會以征服世界為目標，並要把伊斯蘭教法強加於人。

「伊斯蘭恐懼症」這個詞其實太過狹隘，不足以說明911之後美國文化的狀況。2012年在維州發生了攻擊清真寺的事件，足以顯示在這個日漸深重的問題中，夾雜著宗教、種族、性別、文化種種因素。有人如此報導這個事件：

在清真寺牆上的塗鴉中，有反對「伊拉克人」的字樣，還有針對阿拉伯裔和非裔美國



人的惡言，顯然是要強化那句用噴漆寫的：「這是美國，婊子。」把種族、膚色、性別、和國家偏見混合在一起，正是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穆斯林心態的多層面現象。

不少基督徒領袖也隨從這種伊斯蘭恐懼症。葛福臨（Franklin Graham）稱伊斯蘭是「很邪惡、很壞的宗教」；法沃爾（Jerry Falwell）稱穆罕默德為「恐怖份子」；卜萊斯（Randall Price）問道：「美國是否在和伊斯蘭作戰？」他自答：「如果還沒有，應該要！」佛州耿鎮（Gainesville）有一間教會，在9/11九週年的紀念會上，竟安排焚燒可蘭經的節目。

有人指出，基督徒右翼成功地在美國基督徒當中蘊育了「政治無用感」，以致他們認為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之間的激烈衝突將不可免。反諷的是，這種「衝突難逃」的聽天由命觀念，正是穆斯林聖戰士所慣用的技倆。

從以上簡短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如今政壇上反穆斯林的氛圍並非一夕之間出現的。美國人心中的害怕與敵意，是由政治、神學、情感、種族、文化等各種因素釀成的。

以款待來回應

身為福音派，我們怎樣才可以抗拒、改變這種懼怕文化？怎樣可以幫助穆斯林鄰舍？

2008年，田納西州哥倫比亞小鎮的一間清真寺被人闖入，掠劫，並放火。犯案的人被捕後，還振振有詞地引用聖經，認為焚燬拜阿拉的處所是有理的。當地教會都沈默不言，但有位牧師的反應不同，他在崇拜中為這些穆斯林收取特別奉獻，又把教會的鑰匙給他們，讓他們可以用其中一個房間敬拜，還貼心地挪去房間裡基督教的標幟。

美國的福音派中逐漸有些人看見，不應當仇

伊斯蘭恐懼症與歷史真相

任小鹏

當今的恐懼心態

對穆斯林的恐懼心態正在世界各地蔓延。許多基督徒認為，穆斯林近年來的擴張，構成對人類文明（尤其基督教文明）的威脅。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以歐洲穆斯林的急劇增長為例，來論證伊斯蘭對基督教生存的擠壓。

這一看法並不稀奇。美國9/11事件之後，福音派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主席哈家德（Ted Haggard）說：“基督教鼓勵自由、愛、寬恕、繁榮和財富。穆斯林的神則相反。每一位神的特性在其文化、文明和信奉人群的傾向中都會顯示出來。”英國著名福音派人士蘇特代沃（Patrick Sookhdeo）也有類似的說法：“瀰漫在聖戰組織的暴力，尤其是聖戰教義，不僅根源於當代大型伊斯蘭運動和伊斯蘭傳統、正統、與保守派的傳統中，也源於伊斯蘭經典及其註釋中針對叛教的



當今基督教內部有一種對伊斯蘭的歷史敘事：伊斯蘭興起後，不斷侵佔基督教的領地；《古蘭經》教導仇恨、武力和征服；伊斯蘭一旦征服某地，該地將永久伊斯蘭化等。此歷史敘事雖與事實相差甚遠，但影響力不可低估。

（接上頁）

視穆斯林，反而要以款待的作法，來贏得他們的友誼。以下是一些教會所作的事：

在愛德華州，科爾社區教會和一間清真寺聯合舉辦了一次「和平之宴」，一起用餐，分享彼此的信仰經驗，建立友誼，增進瞭解。

在德州，一間清真寺被燒，基督徒和猶太社區都伸手支援，讓無處可去的穆斯林可以聚會。一間天主教學校帶學生去探訪新蓋成的清真寺，並送他們一棵樹。

在喬治亞州，一位穆斯林所開的便利商

店遭搶，一間浸信會發動當地人捐款支持他。

在加州，第一聖約教會得到當地清真寺頒獎，因為他們幫助了一百多位穆斯林難民，為他們找住處和傢具、辦英文班、課後輔導、駕駛班、職訓班等。

在亞利桑納州，有一群武裝的摩托車騎士，常穿著印有污辱伊斯蘭文字的T恤，他們發起「畫穆罕默德比賽」，激怒了清真寺；而幾間教會聯手，阻擋了那次衝突。

在德州，有一間保守的浸信會經常和當地穆斯林對話。牧師主張要坦誠談論兩個信仰的不同。他們的對話雖然保持友誼，卻也不隱瞞想要讓對方皈依的熱誠。牧師說：「我告訴我的穆斯林朋友，我希望有一天給他們施浸。他們則說，我會是很好的伊瑪目（伊斯蘭的傳道師）。」

在巴黎遭恐攻後，田納西的一間教會主日在禱告中特別祈求神，幫助他們脫離苦毒與報復，使他們作和平的勇士與希望的使者。

這些零星事件並不能立刻抹去福音派中長久以來的「伊斯蘭恐懼症」，但卻打開了一扇希望之窗，讓人期待美國境內福音派與伊斯蘭的交往能有未來。✚



穆斯林世界並非一個整體，其內部的差異巨大。
The Muslim world is not a monolithic bloc; it has huge internal diversities.

規定。”¹

這種看法在美國學術界也有支持者。上世紀九十年代，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就提出此類判斷。亨廷頓不僅論及未來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還論及儒家文明與西方價值觀的衝突。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身分面臨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亨廷頓分析了大量非盎格魯薩克遜移民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衝擊，其論調也大致雷同。

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源流

目前全世界穆斯林超過16億，近五十個國家以穆斯林為人口主體。客觀來看，從事恐怖活動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比例相對十分低，而且多與某些教派的分支有關。

一般人以為，伊斯蘭內部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前者比較溫和，後者相對強硬，且與多數恐怖活動有關。這一看法其實不太正確。

當今世界幾個著名的伊斯蘭恐怖團體，如基地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和博克聖地²（Boko Haram），都與瓦哈比派（Wahhabism）和薩拉菲主義（Salafism）有很大關係。

瓦哈比派由創始人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1703-1792年）而得名。它是遜尼派的一支，發源於沙特阿拉伯半島的中部，強調簡樸、嚴格持守律法的生活。18世紀中期，酋長伊本·沙特（Ibn Saud）與哈希姆家族爭奪阿拉伯半島的控制權，他急需宗教力量的支持，為了擴大影響力，便邀請瓦哈比加入統治階層；而瓦哈比為了傳教，也正需要政治力量的庇護，於是雙方達成互相支持的協定。

1930年代，沙特家族統一了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成了國教。石油收入致富後的沙特阿拉伯，通過辦學等各種手段，將瓦哈比思想向世界各地輸送。在非洲、南亞和中亞都有瓦哈比教派的身影。新疆過去十多年的恐怖活動，也多少與此派有關係。³

薩拉菲主義是遜尼派內部的一股運動，誕生於19世紀的埃及，旨在回歸傳統。當時中東多半是歐洲的殖民地，而薩拉菲主義極力強調傳統伊斯蘭，主張使用沙里亞教法治國。最近幾十年，瓦哈比派和薩拉菲主義這兩大思想開始合流。



穆斯林世界內部的差異

在伊斯蘭信仰中，律法具有重要地位。各個教派的差異，主要在於如何解釋律法。譬如，遜尼派的四大教派都認可《古蘭經》和聖訓的重要性，然而對於當如何解釋，則分歧極大。至於是否採納伊斯蘭學者們的看法和理性的推理，看法更是大相逕庭。保守派認為，《古蘭經》和《聖訓》無可置疑，不信任伊斯蘭學者們的看法和理性的推理，自由派則認可後者對《古蘭經》和《聖訓》的解釋。

瓦哈比派和薩拉菲主義屬於典型保守派，對《古蘭經》和《聖訓》恪守字面解釋，在行為規範上也十分保守。一般穆斯林只禁酒，而瓦哈比派和薩拉菲主義連煙草也禁。一般穆斯林提倡女性著傳統服裝，瓦哈比派則堅持女性必須全身包裹，只露雙眼。

基地組織直接源於瓦哈比派，伊斯蘭國則源於基地組織。這些恐怖組織經常引用聖戰理論為自己辯護。不過，在伊斯蘭的傳統解釋裡，聖戰的含義是在信仰上的努力；當然也有為信仰而戰的成分，但絕非全部。

正統伊斯蘭教派認為，女人、兒童、殘疾人、商人、農民和非戰鬥人員不應該成為聖戰殺戮的目標。但恐怖組織除了主張屠殺異教徒（如基督徒、雅迪茲教徒⁴），也經常反對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政府，要推翻他們，建立哈里發政權。為達到這一目標，清真寺也會成為恐怖活動的目標。例如，2017年11月，埃及西奈半島一所清真寺遭到襲擊，導致300多人死亡。

穆斯林世界並非一個整體，其內部的差異巨大。就民族而言，中東有阿拉伯人（如沙特）、突厥人⁵（如土耳其）、波斯人（如伊朗）等，語言和習俗差異都很大。自從1258年阿巴斯王朝被蒙古鐵騎所滅，阿拉伯世界就沒有出現過統一的王朝。後來奧斯曼帝國興起，雖然管轄了今天阿拉伯世界很大一部分，但是統治階層不是阿拉伯民族。

奧斯曼帝國奉行宗教寬容，允許基督徒和猶太人保留信仰，但需要與其他非穆斯林一樣，繳納吉茲亞稅。
The Ottoman Empire adopted religious tolerance policy. Christians and Jews could practice their religions if they, like other non-Muslims, paid the tax of Jizyah.

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十分複雜。1950年代，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受蘇聯影響，試圖推動泛阿拉伯聯盟，但回應冷淡；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國，出於國家利益考量，甚至視之為洪水猛獸。198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之間連續八年戰爭，死傷近百萬人。

與基督教的歷史關係

把基督教與伊斯蘭對立的二元視角，在面對歷史時常流於過度簡化，也會摻雜不少想像的成分。因此，在分析宗教史中的事件和演進時，應當注意一些細節，才不致產生誤解。

基督教與伊斯蘭在歷史上的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 第一個時期：伊斯蘭擴張期

第一個歷史時期，是伊斯蘭擴張之初。公元第7世紀，伊斯蘭力量迅速崛起，並向西擴展到拜占庭帝國的東方行省，即今天的黎巴嫩、敘利亞、埃及等地。這些地域對於拜占庭帝國具有重要戰略和經濟價值。



此後4個世紀，伊斯蘭與拜占庭軍隊反復交手，後者大多失敗，最後領土僅侷限於君士坦丁堡周圍一小片土地，至1453年完全滅亡。為何拜占庭無力阻止伊斯蘭？一方面因為拜占庭與薩珊王朝的戰爭消耗過多國力，另一方面，拜占庭較擅長文教，不善武功。

不過這段時期有些細節值得注意。比如，在進攻拜占庭的軍隊中，有不少是“反稅”的基督徒。當時在敘利亞一帶，不少基督徒深受重稅之

苦，而伊斯蘭軍隊來到後，減輕了稅收，並承諾只要繳稅即可擁有信仰自由，這些地方的百姓很快臣服，甚至當兵入伍。

伊斯蘭初期擴張時，對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相對寬容。比如，涅斯多留教派（景教）在拜占庭帝國內受到壓制，而薩珊王朝則一度予以禮遇，以致後來不少景教徒遷居波斯。當阿拉伯帝國滅了薩珊王朝後，繼續禮遇景教，景教遂將大本營遷至帝國中心巴格達。直至13世紀蒙古入侵，巴格達被屠城，才將景教鏟除。

中世紀時，西歐天主教世界普遍排斥猶太人，而在伊斯蘭世界，只要猶太人繳納比穆斯林更多的稅，就大致擁有宗教自由。而伊斯蘭政權為防止稅收減少，甚至並不鼓勵基督徒和猶太人改宗。

2. 第二個時期：戰爭與和平交錯

伊斯蘭前四位哈里發統治結束時，阿拉伯帝國的敘利亞總督穆阿威葉（Muawiyah）建立了倭馬亞王朝，並迅速擴張。他的軍隊一度翻過比里牛斯山，進入法蘭克王國；但至終被鐵錘查理（Charles Martel）打敗。

倭馬亞王朝滅亡之際，家族被滅門，但有一支後裔逃至西班牙，以科爾多瓦（Cordoba）為中心，建立了政權，前後延續數百年之久。

這段期間，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基本能和平相處。中世紀出名的猶太思想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和伊斯蘭學者古圖比（Al-Qurtubi），都出生在科爾多瓦。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政權一直延續到15世紀。

1492年，西班牙攻克格納那達（Granada），伊斯蘭勢力退回直布羅陀海峽對岸，伊斯蘭在伊比利亞的歷史宣告終結。這一事件在基督教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班牙政府試圖統一宗教。當地的猶太人被大肆迫害，財產遭沒收，許多人被屠殺或驅逐。當時西班牙的宗教政策非常嚴厲，最飽受後人批評的，就是宗教裁判所。

3. 第三個時期：宗教寬容期

第三個時期是奧斯曼帝國時期。奧斯曼帝國於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延續千年的拜占庭文明宣告終結；但是東正教的教會（Orthodox Church）卻沒有被消滅。

奧斯曼帝國奉行宗教寬容，允許基督徒和猶太人保留信仰，但需要與其他非穆斯林一樣，繳納吉茲亞稅（Jizyah）。按米里特（Millet）制度，東正教教會、亞美尼亞教會、猶太人都被允許自治，政

基督教與伊斯蘭關係的真正複雜化，始於19世紀。當時中東很多地方變成西方的殖民地。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turned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ack then, many places in the Middle East became colonies of the West.

府不干預自治群體的內部事務，如司法等。以民法大權為主體的司法體系，在拜占庭帝國已經延續了近千年，如今仍然容許施行；他們的最高宗教領袖君士坦丁堡牧首，也沒有被廢除。

當西班牙驅逐猶太人時，不少人選擇前往奧斯曼帝國定居，奧斯曼帝國蘇丹巴耶塞特二世（Bayezid II）甚至派軍艦迎接他們。

十字軍東征的傷痕

可能有人會說，以上幾個時期都是特例。歷史上伊斯蘭和基督教是以衝突為主，高峰事件就是十字軍東征。由於伊斯蘭佔據了耶路撒冷，西方基督教世界從1096年開始發動十字軍戰爭，試圖奪回聖地，到1291年才結束。

不過，十字軍東征還有一些深層因素，絕非僅是單純出於捍衛聖地的動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權力鬥爭、教皇的權力欲、貴族精英缺乏出路、人口過剩導致社會不安等，都在推波助瀾。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宗教、貪欲和權力構成十字軍運動的三大支撐。⁶

在東征過程中，對伊斯蘭平民的屠殺在所難免。甚至1204年還發生十字軍洗劫君士坦丁堡的事件，東正教的教會歷史將其視為一次強盜事件。

近代關係的複雜化

基督教與伊斯蘭關係的真正複雜化，始於19世紀。當時中東很多地方變成西方的殖民地：法國在北非，英國滲入阿拉伯半島和伊朗，德國、俄國也相繼加入殖民隊伍。

伊斯蘭和西方世界開始密切接觸。20世紀初，源於西歐的報社、學校、傳教士隨處可見。殖民者帶來了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也帶來了思想理念，如啟蒙理性主義和民族主義。⁷

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精英的接觸，深刻塑造了



後來歷史的走向。首先，不少伊斯蘭精英蘊育民族自覺思想，謀求民族獨立。從前儘管民族、部落衝突不斷，但傳統的伊斯蘭世界仍視自己為一個整體。然而民族主義卻使中東世界的民族獨立運動開始普遍出現。

一部分社會精英極力主張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制度和生活，引進報紙、印刷機、議會制度、西式學校和社會管理體制。然而，反對西方，主張恢復傳統伊斯蘭生活和沙里亞教法治國的人也不絕如縷。隨著西方影響的深化，復古的主張也變得更加强硬、極端。⁸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這三種走向的疊加，使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錯綜複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解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興起，伊斯蘭世界遂變成大小數十個獨立國家。以色列建國（1948年）、美蘇對中東的介入等因素，又加劇了中東與西方的對抗。

結語

從歷史的回顧，可以看出伊斯蘭與基督教並非必然處於衝突。近年有少數基督徒跨出伊斯蘭恐懼症的迷霧，投身於兩者的溝通。為了增進世界和平，這種努力值得鼓勵。BTF

作者是人民大學哲學博士，現就讀於加爾文神學院

註：

1. J. A. Azumah, "Challenging Radicalism: An explanation of Islam's Relation to Terrorism and Violence", *First Things*, Jan. 2015.
2. "博克聖地"正式名稱爲"伊斯蘭國西非省"，是尼日利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主張推行伊斯蘭教法，成爲哈里發國的一部分，其恐怖活動導致上萬人死亡，百萬人流離失所。
3. 瓦哈比派在民國時期就傳入中國西北，因在禮拜時要三次抬手，民間稱其爲"三抬"。近年繼中國伊斯蘭三大教派、四大門宦之後，成爲新教派。
4. 雅迪茲人是伊拉克的少數民族，目前在伊境內有數十萬人。其信仰混合了基督教、伊斯蘭、拜火教等因素。這一群體遭到IS組織的殘酷迫害。
5. 土耳其人是突厥後裔這一說法缺乏嚴格歷史依據，但在20世紀上半葉，土耳其政府成功建構這一分認同。參見：答濤，《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
6. 這一論點西方學界已公認，嚴肅的基督教神學家也認可，如岡察雷斯的《基督教史》。
7. 參見《中東史》，戈爾德施密特·戴維森著，第11、12章。
8. 在一些地方，西化與伊斯蘭傳統兩種主張輪流上演，如伊朗於1979年前，巴列維王朝採西化改革，王朝被推翻後，則迅速走向傳統主義。

西域哀歌待光明

小光



新疆——中亞之右地、中國之腹地、古代絲綢之路的要道——那裡的維吾爾族受到了什麼匪夷所思的待遇？

西方自由主義的政府和政客吹響金喇叭，慷慨陳詞，抨擊中國。鄰國巴基斯坦率先發聲，代表伊斯蘭大家庭抗議。中國政府則一如既往，堅決否認違反人道，宣稱只是將新疆少數民族的青壯年男女送進集體宿舍，免費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化。

西方媒體、維吾爾海外組織、中國政府的喉舌爭相敲鼓擊筋，各執一詞，令問題更顯得複雜迷離。面對世界的喧嘩，耶穌基督的教會，尤其是漢族基督徒群體，急需建立清醒的獨立陳述，並勇敢投入這場屬靈爭戰。

歷史鳥瞰

新疆及絲綢之路的歷史十分複雜，是不同民族相互衝突的血腥史。大致可分為七個階段：1、雅利安/斯基泰—外伊朗—外希臘時代（公元前1800年—公元1世紀）；2、匈奴時代（公元前177年—公元3世紀）；3、鮮卑—柔然—高車時代（3世紀—5世紀初—541年）；4、西突厥—中國唐朝—葛邏祿·吐蕃藏人時代（552—751—841年）；5、維吾爾時代（841—1130年）；6、契丹—蒙古時代（1130—1759年）；7、滿—漢族時代（1759年—至今）。

新疆最早的原住民是白種人。漢朝使者張騫親眼目睹雅利安白人居住在塔里木盆地，擁有先進、繁榮的大夏—吐火羅文明。斯基泰白人主要在天山以北和錫爾河兩岸，形成獨特的康居—粟特文明；但公元10世紀時基本衰落。中亞地區的兩河文明，是白人文明在羅馬歐洲之外的驕傲，綜合了山

編按：近日新疆維吾爾族之遭遇倍受國際關注。本文作者嚴謹收集真相，2018年底發表〈西域華夏民族的歷史哀歌——七次和七日祈禱，衝破中亞新疆的靈界黑暗〉一文，鼓勵眾人為新疆禱告。文中說明：維族來源並非土耳其突厥，歷史上曾接受基督信仰，且可能因此而與唐朝保持百年餘的友好關係。本篇為該文之摘錄。更詳盡的資料可參單傳航著《新疆基督教史和地區簡史》和《簡述維吾爾族身分中的歷史屬性和地理屬性——及其與突厥身分和土耳其身分的本質性區別》。

河文明、綠洲文明和草原文明。

自公元前2世紀起，兩千年來，東亞的匈奴人、女真柔然人、突厥人、漢族人、維吾爾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滿族人，先後入侵這個地區。期間白人民族曾短暫復國崛起，例如嚙嚙人和高車人，但最終徹底退出。標誌著東亞地區最後一個白人文明的西夏王國，於1227年被蒙古的成吉思汗所滅。大約同一時期，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白人及其吐火羅文明，天山以北的斯基泰人及其康居—粟特文明，都在伊斯蘭化和維吾爾化的進程中消失。

1759年，女真滿族（祖先是柔然人和金人）的清朝政府滅絕了蒙古人，將這塊版圖命名為“新疆”。1912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接管新疆；1949年，再由中共政府接管。如今，在喀什與阿富汗接壤的偏僻山區，以及中亞的塔吉克斯坦，仍有少量原住民白人存留；而維吾爾人混血白人原住民已歷史悠久。

維吾爾族史上真相

維吾爾族的歷史一直遭到有意無意的扭曲、裁剪和掩飾，尤其是民族屬性（人種與語言）和宗教屬性的歷史。在此特別澄清三點常見的誤會：

1. 根據漢語史籍和草原突厥回鶻碑文，維吾爾人並不是突厥民族。公元5—8世紀，雙方曾長期交戰。維吾爾人被迫稱為突厥民族，最初是伊斯蘭化的結果，現代則是以土耳其為首的泛突厥陣營的宣傳。維吾爾人的回鶻文字母源自敘利亞語，或粟特文字母，且衍生了蒙古文字母，滿文字母又由之衍生。

2. 根據西方史料、漢語史料和近代考古研究，新疆維吾爾族信奉伊斯蘭之前，是文明發達的

維吾爾汗國與唐朝的結盟，開創了華夏偃旗息鼓、和平共處的劃時代篇章。

The political alliance between Uyghur Empire and the Tang Dynasty opened a new chapter of ceasefire and peace for the western China.

基督教王國，再向前追溯，則是摩尼教和薩滿教。

3. 根據漢語史籍，維吾爾族源於東亞草原人種，屬“中夏民族大家庭”。西遷新疆後，許多維吾爾人的體質特徵，是因與當地白人混血而形成。

根據《隋書》和《唐書》，匈奴人隋唐時期演化為“鐵勒”、“特勒”民族，維吾爾人是其中的一支，音譯名稱“回紇”和“回鶻”，氏族貴姓“藥邏葛”。744年，維吾爾人在後來稱為蒙古草原的鄂爾渾河流域建立了強大的汗國，並與唐朝中國結盟。

763年，維吾爾汗國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後，摒棄薩滿教，戲劇性地皈依了基督教的一支異端——源於小亞細亞和波斯的摩尼教。《九姓回鶻可汗碑》記載，可汗支持摩尼教宣教士“開正教於回鶻”，對薩滿教“擯斥而受明教”，草原文明得到升級，“變為勸善之國”。

841年，維吾爾汗國內亂，白人民族黠戛斯乘機推翻汗國，導致大批維吾爾人流亡，西遷新疆，以高昌—北庭（吐魯番—烏魯木齊）—焉耆為中心，延續汗國。



在過程中，新疆維吾爾人還逐漸接受了東敘利亞基督教（景教），以高昌、伊麗、喀什為三大教區中心，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維吾爾文明。另一批西遷的維吾爾人進入中亞大夏和粟特地區，後來成為烏茲別克；還有一支進入河西走廊。

960年，喀什地區的維吾爾人皈依伊斯蘭，並發動聖戰，沿著塔里木盆地的絲綢之路，向東征服。1353年，以伊犁為中心的蒙古東察合台汗國皈依伊斯蘭，在天山南北武力宣教。1392年，蒙古東察合台攻克了維吾爾王國的首都高昌（吐魯番），完成了新疆地區的伊斯蘭化。

維漢難得的一段友好

維吾爾的祖先匈奴人與漢朝中國長期為敵，戰爭不止。公元8世紀中期，維吾爾的回鶻汗國建立後，與唐朝中國結盟，期間雖有波折，雙方還是努力維持了一個世紀的和平。兩國的共同利益，始於對付共同敵人突厥和薛延陀，並防禦中亞突厥

人、甘肅—新疆地區的吐蕃西藏人等遠敵。

唐朝天寶年間（756年），安祿山和史思明（兩位突厥血統之雜胡）舉兵反唐，史稱“安史之亂”。唐玄宗退位、肅宗繼位後，請求維吾爾援助。第二任汗王的長子葉護，於至德二年（757年）迅速帶軍南下，與名將郭子儀聯手。有日本學者認為，這位王子可能是基督徒。乾元二年（759年），葉護二次率兵援唐。他返回汗庭死後，弟弟成為登里牟羽可汗，繼續援唐，於寶應元年（762年）11月平定了“安史之亂”。維吾爾汗國《九姓回鶻可汗碑》記述：“咱大唐玄宗帝蒙塵……王師犄角，合勢前驅，克復京洛。皇帝與回紇約，長為兄弟之邦，永為舅甥之國。”這是指登里牟羽可汗與唐代宗立約。

華夏之間的戰爭、中華內戰、中夏內戰，從商朝持續到唐朝。兩千年來戰鼓隆隆，金戈鐵馬，“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屈原）。然而，維吾爾汗國與唐朝的結盟，開創了華夏偃旗息鼓、和平共處的劃時代篇章。唐朝期間，先後有六位公主嫁給幾位回鶻可汗，一位維吾爾公主嫁給唐朝皇帝。華夏政治聯姻，譜寫了維漢友好的佳話。

根據《唐大詔令集》和《資治通鑑》，維吾爾亡國後，唐朝稱讚兩國關係：自維吾爾“立國以來，嘗效誠節，代為甥舅，每歲通和，推誠不疑，為我與國。”

維吾爾汗國841年（唐會昌元年）西遷新疆地區後，與唐朝繼續持守弟兄之約、舅甥關係。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西遷的維吾爾第一任汗王龐特勤遣使入唐，陳明定居安西之意已決，重申兩國盟約原則，且因初到西域，“尚恐未為諸蕃所信，猶疑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臣，遵行冊禮。”唐宣宗冊封龐特勤，同時仍鼓勵維吾爾貴族，早日返回中夏地區復國：“所以公侯子孫，道在必復，華夏屏衛，理宜常存。”

以高昌（吐魯番）—北庭（烏魯木齊）—焉耆三地為中心的維吾爾汗國，史稱“高昌回鶻”或“西州回鶻”，仍然惦記華夏友誼。《資治通

兵援唐朝中國平定安史之亂、化解兩次維漢戰爭危機、促進兩國友好的關鍵人物，多與景教（東敘利亞基督教）有關。The Tang-Uyghur cooperation in suppressing the AnShi Rebellion, the twice resolving of war crisis between the two races, and the key figure in promoting their friendship, all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Nestorian Christianity (from East Syria).

鑑》和《新唐書》記載，唐末中國內亂，回鶻主動提出軍事援助，被唐朝謝絕；五年後唐朝亡。

宋朝剛建，回鶻就遣使，恢復外交。《宋會要輯稿·蕃夷》記載：“太平興國元年（976年）五月，西州回鶻遣使易難與婆羅門波斯外道來貢。”（“波斯外道”指東敘利亞基督教，即唐朝的景教）。宋朝使者王延德，太平年間（981年）不遠萬里出使安西地區，見證了繁榮太平、安居樂業的高昌回鶻，續寫了維漢友好關係的篇章。

明朝永樂年間（1414年），陳誠出使新疆和中亞（著《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時逢蒙古穆斯林以聖戰消滅高昌吐魯番維吾爾王國不久，昔日繁華淪為廢墟，使者目睹了“城方十餘里，風物蕭條”。中維兩國的邦交關係到此結束。

俱往矣！彎月升起，屍骨累累，文明塗炭。維吾爾人從此說：“我是以實瑪利的後代。”

華夏和解與景教背景

華夏之爭乃文明與種族的衝突，始於商周，歷經春秋戰國，至漢朝全面爆發，而以東漢擊敗匈奴告一段落。根據《漢書·匈奴傳》，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隋書·突厥》記，隋朝末年，突厥人在北方草原崛起，“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凌中夏”，並占領中亞。到盛唐時期，中夏的突厥汗國被其所滅。

後來突厥汗國再次在中夏地區崛起，卻遭到世敵——匈奴特勒族維吾爾人的毀滅性打擊。嚴格說，突厥人既不屬於中夏民族，也不屬於中華民族，而是源自甘肅平涼之雜胡，與女真柔然和赤狄高車有關，可能是夏華的混血後代。

維吾爾人消滅第二突厥汗國，取而代之成為中夏霸主，與南鄰唐朝保持友好邦交，持續一個世紀。期間雙方幾度曾幾乎干戈，卻最終化險為夷，成就玉帛之美。最為經典的三次成功和解，是因為守約和寬恕的精神——這是基督教最為提倡的。

《舊唐書·回紇》記載，廣德二年（764年），唐朝邊關將領背叛，邀吐蕃藏人進犯唐屬河西走廊，維吾爾人也趁勢引兵而入。大將郭子儀率軍抗擊吐蕃，戰果卓越。吐蕃撤軍後，維吾爾軍隊要求和談。郭子儀隻身匹馬前往，指責對方背信棄義。維吾爾將領（牟羽可汗的弟弟）急忙解釋這是誤會，雙方飲酒盟誓，重申兩國友好關係。

根據立於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來自中亞吐火羅、扎根中夏的基督徒宣教士伊

斯，“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效力唐肅宗所特派的“戎於朔方”的“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為公爪牙，作軍耳目”，應對“安史之亂”。有日本西域學家認為，深受西域和中夏民族尊敬的郭子儀將軍，很可能是位景教基督徒。



公元781年，將摩尼教尊為國教的登里牟羽可汗，欲撕毀盟約攻打唐朝，維吾爾王公頓莫賀怒其背信棄義，率貴族擊殺可汗，襲承汗位，制止了一場華夏之間險些全面爆發的戰爭。

頓莫賀新可汗，在因唐朝將軍誅殺“可汗諸父”而幾乎導致維漢戰爭的第二次危機中，以大度寬容化解干戈。根據《新唐書·回鶻》，這位據信是基督徒的汗王，對那位將軍說：“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這是典型的基督教精神，顯然超越那時代的華夏倫理層次。

時逢唐德宗執政，這位大力扶持景教的皇帝，將女兒鹹安公主嫁給了頓莫賀汗王。

由此可見，兵援唐朝中國平定安史之亂、化解兩次維漢戰爭危機、促進兩國友好的關鍵人物，多與景教（東敘利亞基督教）有關。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繼位於國家危難之時、獲得維吾爾軍事援助、重用郭子儀的唐肅宗，恢復了因佛道逼迫而遭重創的景教及其多地教堂教會，“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而與登里牟羽汗王立約的唐代宗，則是位慶祝聖誕節的皇帝，“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有理由認為，這個時期的華夏文明，都受到了東敘利亞基督教（景教）的影響。

唐肅宗年間（756-762年），維吾爾汗國曾擊敗黠戛斯人。公元841年，黠戛斯人則摧毀了維吾爾汗國。大約一半維吾爾人西遷甘肅、新疆和中亞。遺留在草原東南部靠近今山西地區的維吾爾部落，大部分投靠唐朝。南遷的維吾爾人，到了蒙古帝國時代，成為著名的汪古基督教王國。

2009 年末，新疆人口超過2158萬，13個主要民族，維吾爾族約46%，漢族約40%，是最大的兩個民族。By the end of 2009, Xinjiang has a population over 21.58 million, with 13 ethnic groups. Among the two largest groups, the Uyghurs took up 46% and the Hans 40%.

屬靈黑暗與維漢相殘國

維吾爾族與漢族從“兄弟之邦”和“甥舅之國”轉變成仇敵，除了人的罪性和政權利益，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還有“四大屬靈黑暗”；按照時間順序為：伊斯蘭、突厥主義、漢族暴政與共產主義。

維吾爾人在被迫伊斯蘭化的同時，也被迫突厥化。1450年後，蒙古東察合台汗國在新疆推行伊斯蘭達到高潮，“維吾爾”名稱被停止使用，長達近500年，且逐漸被冠以“突厥”稱號。同時，維吾爾人開始尊奉伊斯蘭聖戰傳統，致力於征服和消滅異教徒，即使對自己的同胞也毫不留情，對天山南北的維吾爾人發動了血腥聖戰。

11世紀中期，兩部維吾爾語穆斯林巨著在喀什完成，清楚表達了聖戰決心和對異教徒的憎恨。皈依伊斯蘭的喀什維吾爾人和帕米爾以西的維吾爾人，以突厥化穆斯林的身分自居，將“維吾爾”視為異教徒的稱號。

1529年，明朝退出東疆的哈密，伊斯蘭隨之佔領。時逢明朝國策轉向，看重面向大洋的“海防”，放棄西域腹地“塞防”。1759年，保持女真彪悍鬥志的滿族入侵中原，徹底擊敗噶爾丹蒙古人；滿族人和漢族人開始進入新疆統治，包括戍邊農墾。

1862年，陝甘的回族趁太平天國之亂，發動聖戰，“同治回亂”屠殺漢族至少數百萬。1864至1867年，新疆多處爆發回族和維吾爾聖戰。1873年，左宗棠將軍平定了陝甘；1876-1878年收復喀什等南疆八城；1881年平定了新疆全境，並與沙俄簽署條約，割讓伊犁的霍爾果斯以西。1884年，清政府宣布新疆建省。

不寧靜的二十世紀

中華民國建立，1912至1928年新疆經歷了難得的安定。但新疆總督遭刺殺，繼任者貪腐，維吾爾與漢族的矛盾再度激化。1931年，新疆維吾爾族與甘肅穆斯林聯合發動聖戰。喀什地區大約300名維吾爾基督徒，被來自和田的維吾爾穆斯林屠殺，致使瑞典“聖約宣教教會”在南疆40年的宣教事業毀於一旦。宣教士稱該次戰爭為“穆斯林革命”，和針對教會的“第一次迫害”。

1933年4月，新疆司令盛世才（滿族）接掌該地，並與蘇聯合作。1934年2月，蘇聯紅軍出兵援助，擊潰了回維聯軍。而1933年11月，南疆維吾爾穆斯林暴動軍隊一度進入喀什噶爾，建立“東突厥

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1934年初，隨即被逃往南疆的回族軍隊瓦解。

同年，盛世才採取自由主義的民族政策，恢復了“維吾爾”這一民族歷史名稱。1935年之後，盛世才採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手段，嚴厲鎮壓各民族持不同政見者，並逼迫殺害基督徒；瑞典宣教士稱之為“俄國人時代”和“第二次迫害”。

1939年9月，蘇聯再次出兵，消滅了南疆的回族穆斯林。1947年11月，“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伊犁成立，在蘇聯的暗中支持下，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展開暴動和聖戰，十幾萬漢族居民所剩無幾。民間稱這場穆斯林聖戰為“殺回滅漢”，中共政府則給予高度讚許，稱之為“三區革命”。

1949年，中共佔領新疆。初期對反抗的維吾爾人進行血腥鎮壓，尤其在南疆。1950至1958年，是新疆相對平靜的時期，主要是因為廢除了伊斯蘭的王公體系，建立免費的學校和醫院，婦女平權等。1955年9月撤銷省制，改為維吾爾自治區。1962年，伊寧市爆發“529事件”，暴動群眾以維吾爾族為主；遭嚴厲鎮壓後，六萬多維吾爾等族的平民逃往蘇聯哈薩克。

之後，新疆平靜了將近20年。

當代的流血衝突

維吾爾人定居新疆1200年，視這片土地為故鄉家園。中共政府執政新疆後，就地轉業大批漢族軍隊，派遣漢族知識青年支援邊疆，建立農墾兵團和地方行政的雙重管理體系。地方官員中漢族和其它民族各占一半，但由漢族主控。

1949年，新疆人口433萬多，漢族占7%。2009年末，新疆人口超過2158萬，13個主要民族，維吾爾族約46%，漢族約40%，是最大的兩個民族。

1981年，喀什的維吾爾族號召建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這標誌著他們傳承了1910-1930年代維吾爾知識分子發起的“扎吉德運動”，主張民族身分復原，及“去突厥化和去伊斯蘭化”。1985年12月，自治區主席被調離，新疆大學數千維



吾爾族學生罷課遊行，高呼“漢人滾出新疆”，“獨立、自由、主權的新疆”。

1992年以後，國際伊斯蘭的“聖戰主義”（恐怖主義）開始潛入新疆。以後數年，每逢維吾爾人以和平方式表達政治訴求，遭到鎮壓後，恐怖主義便乘機登場，如1997年的“伊寧動亂”，2000年烏魯木齊的“西山公路大爆炸”等。2002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被國際列入恐怖組織名單。2009年烏魯木齊7月，維漢衝突持續數星期，引起舉世關注。之後，雙方的鬥爭持續升級。

2016年，維吾爾自治區新任黨委總書記以紅色恐怖治疆。2017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去伊斯蘭化”運動。大約200萬維吾爾、哈薩克的青壯年被抓進集中營式的勞教場所。此外，又大興文字獄，將成千上萬的漢族人送進學習班洗腦。短短不到一年，因少數民族不斷被抓，漢族人爭先恐後逃離，新疆的人口銳減。


過去一個世紀，紅五星與彎月輪番交替，暴虐百姓，讓新疆大地流血不止。



以禱告衝破靈界的黑暗

新疆地區上下二千年的敗壞與罪惡，如同黑暗死亡的深淵，有誰能跨越？除了耶穌基督，有誰能制止強暴與毀滅的惡性循環？除了基督徒，有誰願意邁進一步，尋求民族之間的認罪、寬恕與和解？

筆者呼籲華人基督徒，每年聖誕節至元旦的七日，為新疆的公義與和平、民族的寬恕與和解、福音的傳播、各族教會的復興、上帝國度的擴張、華夏文明的更新、百姓的安居樂業，獻上禱告。

讓我們彼此鼓勵，跪獻祈禱，加入這場屬靈的持久戰。願上帝之國通過公義與愛的聖靈，真理與智慧之光，早日在新疆和中亞大地降臨。 

作者現在在美國事奉

基督教學者訪談(2)

Dr. Nicholas Wolterstorff

以誠實和慈愛 推進基督教學術

編按：本系列為馬麗所採訪，已由普世佳音製成影片。限於篇幅，本刊僅節錄訪談片段。

尼古拉斯·沃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哲學家。他的研究領域涉及美學、認識論、政治哲學、形而上學和教育哲學等多方面；曾任美國中部哲學學會會長。他為基督信仰的合理性所提出的辯護，獲得哲學界的尊重。

他曾和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展開激烈的辯論，為信仰在公共領域的意義和合法性提出有力的證明。關於正義的研究，他指出，自羅爾斯以來自由主義的研究範式缺乏歷史維度的思考，而現代正義-權利思考的來源基礎，正是基於猶太-基督教的自然法傳統和人與生俱來的尊嚴觀；單純的正義觀是不完善的。他認為，現代的權利-正義觀缺乏愛的維度，而愛若沒有正義的矯正，依舊會侵犯他人的權益和尊嚴；另一方面，正義若失去了愛，也無法在現實中良好的運轉。

他不僅有深邃的智慧，也有深厚的同情心，參與各種弱勢群體的事工。1983年，他的兒子在奧地利登山時墜亡，年僅25歲。後來，這位痛失愛子的父親寫了《愛子輓歌》（*Lament for a Son*），這本小書安慰過很多喪親之人。

我所關切的是：怎樣用哲學來光照具體的生活、藝術、公義、敬拜等事物。
I am concerned with how to use philosophy to shed light on issues such as life, art, justice and worship.



在學術生涯中您探求過哪些主題？

我一直以基督徒哲學家的角度進行思考、寫作和演講。我所關切的是：怎樣用哲學來光照具體的生活、藝術、公義、敬拜

等事物。哲學不只是抽象的，它對人生存的具體內容可以帶來啟發。

如何看待這時代的需要，在學術上來回應？

和五十年前比起來，如今幾乎每一樣事物都被經濟化了，包括教育在內。美國如此，歐洲更糟。博雅文理教育正在衰落。據悉，荷蘭的大學已經不再教外語了，這讓人很痛心。在文藝復興時期，荷蘭是印刷、編輯、翻譯中心。我認為，大學應該是一個國家的學術中心，專注於發展研究等方面。現在，大學卻成了經濟機器的一環。另一個趨勢是：幾乎每樣事都被政治化。在美國，福音派可以說已經將自己賣給共和黨了。幾乎沒有任何獨立聲音存在。

我一生做的事就是抵制這類趨勢，讓人們去思考有關藝術、敬拜、公義等的事，不要將每件事都政治化、經濟化。上帝賦與我們理解力，可以解開一些奧秘，這就是教育的內容。學生們應該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受到啟發，對人類的所作所為知道如何作出判斷，而不只是問“我怎樣才能找到工作？”

關於個人宗教信念是否應出現在社會或公共話語中，您曾與羅蒂 (Richard Rorty) 等哲學家進行激烈的辯論，您對這件事的評價如何？

我記得在七十年代，哈佛一位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發表了《政治自由主義》，引起這場辯論。羅爾斯的立場是：在辯論有關政治的基本問題時，要訴諸他所謂的“公共理性”，就是自由民主理念所吸納的基本理念。但我和身邊的基督徒學者都曾受荷蘭的凱波爾 (Abraham Kuyper) 啟發。他對政治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應切實、認真、

負責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就是個人的世界觀所得出的觀點，然後一起討論，最後投票。羅爾斯卻認為，每個人都要找到某種共享的公共理性；在我看來，這似乎完全不可行。

在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大學，羅蒂和我針對這問題舉行了一場辯論。我們在之前交換了彼此的作品，他採用羅爾斯的立場，而我卻說：“這場辯論，我們不要先決定認同哪些原則，只是在一起談，然後看看能談到哪裡。”辯論到最後，他說：“尼克，我被你說服了。”從那以後，他不再持羅爾斯的立場。有人說，他們記得那是羅蒂唯一一次公開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實際上，他是我的朋友，我們作研究生時就彼此認識了。

您同時涉及多個領域，又曾特別對愛和正義提出基督徒的視角。這背後有什麼動力？在中國學界，羅爾斯和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以及阿瑪提亞森 (Amartya Sen) 都很受歡迎。您研究正義的路徑與他們有何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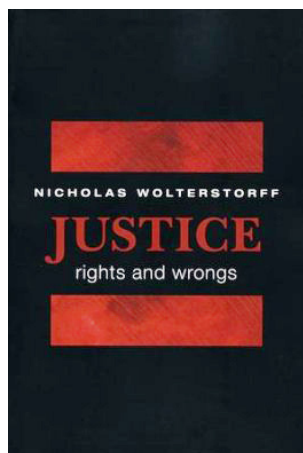
我的確在哲學界一些不同的領域中思考並寫作。有時我對自己說：太多了。請容我解釋一下。大多時候，我只是回應發生在我面前的事，有些並非出於預期，而且讓我吃驚。這就是我會去談不同主題的原因。

在英美世界裡，過去四十年哲學家所寫關於正義的作品，都受到羅爾斯的影響。有對羅爾斯的解釋，有對羅爾斯解釋的解釋等等。這就是我關注的開始。

1975年9月，學校讓我去參加南非一次會議，是關於改革宗傳統中的高等教育；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並沒有關係。與會的有荷蘭人、南非的黑人、英裔南非人，還有人來自北美和亞洲。在一次問答時間，一個荷蘭人站起來說：某某教授，你剛才說的提醒我……然後他開始評論種族隔離制。在場的非洲人對這種操縱研討會的行為表示很氣憤。最後，大會決定專門用一個晚上來談種族隔離。那是我所參與過最緊張的討論會。荷蘭人和非洲人用了45分鐘交換憤怒的話語。然後，南非的有色人種開始發言，描述他們對種族隔離制的看法；語氣不是氣憤，卻流露出受過很深傷害的心情。最後，他們對正義發出一個强有力的呼召。

讓我非常驚訝的是，有人卻說：這不是關於正義的問題，而是關於仁慈——我們是很仁慈的民族。但我看到的則是，仁慈（自我欺騙的仁慈）成

我希望被視為：一個將二十世紀基督教學術以誠實和清晰推進的人；不總是帶攻擊性，而是懷著誠實和仁慈。
I hope to be remembered as a person who pushed forward 20th century Christian scholarship with honesty and clarity. Not by attacking, but rather by honesty and charity.



了壓迫的工具。那些有色種族所發出對正義的呼召，讓我很受感動。我覺得，那是從上帝發出的呼召！我應該用哲學教授的方式為這些人發聲。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是描述一種理想情況。他主張，在談論真實處境之前，必須討論理想的情況。但我

對正義的思考是從受害者開始的，不是從高往下，從某種理想的事物開始。正因如此，我的論點才和羅爾斯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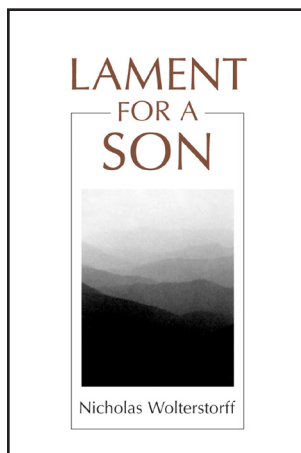
1975年9月第一次去南非時，返程的路上，我覺得自己的生活碎成太多面了。我在教藝術哲學，因為同事說我應該去教；我關心形而上學；又因改革宗的認識論對宗教哲學感興趣；而現在，正義的問題又引起我的注意。有幾年，這種情形讓我很不安。直到有一天我讀舊約時，注意到一個詞，就是shalom；我決定要研究一下。於是，我讀了每一段相關經文和其上下文，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字最佳的翻譯應該是“昌盛繁榮”，而不是“平安”。正義是shalom的一部分，是它的根本條件；藝術也是shalom的一部分。從那一次覺醒開始，我明白藝術、敬拜、正義，這一切事物都聯合在一起，都是shalom的層面。

“上帝護理”的理念怎樣引導您的學術生涯？

我一生所經歷的，不只是按自己的心意，而是回應面前所發生的事。我認為，一切事都是出於上帝的護理。如果當時我只是說：嗯，這場會議很有內容，關於正義的討論很有意思，但我有自己的計劃，不想更多回應。那麼，我就是在信仰上不忠實。上帝感動我：你的思緒不能只停在這裡；你必須用自己的方式作些貢獻，發出對正義的呼籲。

您的書《愛子輓歌》帶給一些人很深的安慰。在中國也有很多失去兒女的家庭，你會對他們說些什麼？

問題在於該怎樣與悲痛（grief）同處。首先我要說，遭遇悲痛後，不要試圖將它從你的身分中抹去。我失去了兒子，這件事成了我身分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我，但確確實實是一部分的我。

悲痛是在當我們熱愛某樣事物時發生的，對象可能是人、房子、工作等等。當人死了，工作沒了，房子燒毀了，我們就會悲痛。所以，悲痛和愛是同時存在的。可以說，是愛帶來了悲痛。


因此，倘若我們想要除去悲痛，不可以只是消極去否定它。以我為例，假設我只是盡力把兒子去世的事排除在思想之外，這就像是在宣告：死亡並不可怕，或：我的愛並不好。對於我和其他有類似經驗的人來說，那徹徹底底就是謊言。死亡是可怕的，而我對我兒子的愛是好的。所以，我首先想對這些人說的，就是：要誠實，接受自己的悲痛。

其次，我要說的是：要有耐心。我的兒子死了之後，我生命的一大部分也被割除了，因為我的生命與他息息相關。我不再能想：他什麼時候會打電話？今天有他的信嗎？他什麼時候畢業？這一切都沒有了，都被割除了。所以，你要學會帶著生命中的這個空洞活下去。悲痛需要時間，不會立刻就痊癒；甚至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好起來。所以，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而且要誠實對待自己。只說忘掉，是不誠實的；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失序，而且失誠。

您真誠分享您人性的一面，讓我很感動。很少學者會把真實的自己呈現在人面前。

你說得對，學者很善於隱藏自己；一般人看不到學者背後那個真實的人。我認為，原因在於學者希望保護自己。

您希望怎麼被後人紀念？

我希望被視為：一個將二十世紀基督教學術以誠實和清晰推進的人；不總是帶攻擊性，而是懷著誠實和仁慈。這些是我特別希望使用的詞。如果我的確推進了基督教學術——在我的情況下是哲學領域，我希望人們可以記得，我是秉持著這些美德的。還有，我是用公正和愛對待我的家人、朋友和其他人。 

聖經人論與成聖路徑（3之3）

與神共舞——成聖論再思



呂居

中國福音教會承襲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基因，側重因信稱義的核心教義。然而，對於成聖過程中的漸進轉化，卻缺乏系統的神學分析和探討。近年來，這方面的信仰資源日益豐富，但在品質上良莠不齊，而且有些資料帶著濃厚的宗派色彩，未能被大多數基督徒群體所接受。

在成聖論方面，中國福音教會多半仍舊採取倪柝聲式路徑，強調自我破碎、追求成為屬靈人。這條路徑似乎與馬丁路德海德堡論綱裡所高舉的十架神學彼此呼應，但由於人論結構的差別，著力點並不相同。

本文將介紹福音信仰傳統中的一些經典靈修資源，並結合中國福音教會的實際狀況及需要，對倪氏的“破碎成聖論”作分析與反思，以期實現創造性地吸收與轉化。本文並不是要對倪氏神學苛刻批評或全盤否定，而是在肯定其歷史貢獻的前提下，加以分析梳理，再植根於聖經資源；希望對中國福音教會成聖論的更新與發展有所貢獻。

成聖的定義

“成聖”可以定義為：上帝在罪人裡面持續的工作。其屬靈基礎，是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藉著聖靈的內住，在接受救恩者的生命中實施，逐步清除罪污、去除捆綁、改變習慣、離惡行善，以致個別信徒能融入教會群體，與眾信徒一起彰顯並榮耀基督；進而教會能影響社會，改變文化，並以制度、禮儀、習俗等形式，把基督的生命品質流傳下去，澤被後世。

“成聖”所要對付的，是殘存在信徒生命系統中的罪。雖然因著基督的得勝與救贖，罪在基督

徒生命中已經一次性、徹底被趕下主控的地位，但仍然會殘留在我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中。因此，成聖的首要任務，就是擠壓罪的空間，收復在亞當裡丟失的屬靈領地，使之被上帝聖潔的性情所充滿。

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必然充滿挑戰，時時處在屬靈的爭戰之中。就像二戰D-Day盟軍諾曼底登陸成功，預示著納粹德國大勢已去，必定失敗；但盟軍還需要一吋一吋地往柏林推進，直到V-Day，戰爭才正式勝利。每個基督徒的成聖過程，就好像處在D-Day和V-Day之間，與內裡殘留的罪常常發生短兵相接的遭遇戰。

“成聖”的目標，乃是滿有基督的形像，擁有上帝的聖潔。

成聖論的資源

改教先鋒馬丁路德所有的神學，幾乎都是以“因信稱義”這個革命性的信仰綱領為中心。在當時的處境下，路德對教會論和成聖論這兩個區塊尚未能詳細論述。

由於路德當初並無意從羅馬公教中分離出來，獨立成為“路德宗”，所以他鮮少論及教會論。而路德對成聖的論述也常被人詬病。約翰衛斯理認為，路德從未把成聖從稱義的影子下分離獨立出來。他甚至認為，路德對成聖毫無知覺（total ignorance）。¹ 路德自己也承認，稱義和成聖雖然在理論上可以區分，但在許多要素上密不可分；路德認為稱義和成聖互為因果，可以由結果推知原因。²

不過，福音教會在成聖論方面的資源並不貧乏。宗教改革以來，對成聖論最早的闡述，應是加爾文有關律法的第三功用，以及他所著的《基督徒生活手冊》（*The Golden Booklet of True Christian Life*）；

整個成聖的過程，就如同神人共舞。作為神聖主體的聖靈當然是主動帶領、施予恩惠的領舞者；被帶動跟隨的個人主體，剛開始可能僵硬笨拙……逐漸變得進退有度、優雅靈動。

The whol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is like dancing with God. The Holy Spirit takes the lead, initiating and granting grace. The person as partner may be clumsy at the beginning, but gradually matches perfectly with elegance.

稍後還有英國清教徒神學家約翰歐文（John Owen）關於聖靈論、以及如何治死罪（Mortification of Sin）的系統論述。其他的經典論述，還可包括約翰慕理（John Murray）的《再思救贖奇恩》（*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等。

以下將根據上述資源，結合對倪柝聲成聖論的分析評論，從三個層面構建中國福音教會的成聖論：1) 成聖的主體；2) 成聖的路徑與方式；3) 成聖的內容與目標。

神人共舞的成聖模式



成聖的主體毫無疑問是聖靈；然而，擁有聖靈內住的基督徒個體，也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的狀態。整個成聖的過程，就如同神人共舞。作為神聖主體的聖靈當然是主動帶領、施予恩惠的領舞者；被帶動跟隨的個人主體，剛開始可能僵硬笨拙、手足無措，但在聖靈奇妙老師的帶領之下，逐漸變得進退有度、優雅靈動。

按照約翰慕理的描述，救恩的成就主要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而救恩的實施，則更多是聖靈的工作。上段所提慕理的著作（*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可直譯為《救恩的成就與實施》。由此可見，在救贖過程中，三位一體的上帝是分工合作的。



在約翰福音16章，耶穌告訴門徒們：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於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6:7, 13-15）

即將離去的耶穌基督告訴門徒們，他的離開是於他們“有益的”，這並不是一種客套的安慰，而是因為救贖工程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新階段的主要實施者，乃是聖靈保惠師。

主耶穌道成肉身進入歷史完成救恩，而聖靈則進入信徒的生命中實施救恩。在救贖過程中，聖靈的角色與耶穌基督是連續而一貫的，因為聖靈是“耶穌基督的靈”，祂要把從基督領受的都告訴門徒。換言之，聖靈的成聖之功，不單以耶穌基督的受死與復活為根基與起始，而且整個成聖過程一直需要持續依賴基督的工作。³同時，慕理也毫不含糊地聲明：“唯有上帝能使人成聖，而成聖的實施者就是聖靈。”⁴意即，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受死與復活過程中所呈現的美德，經過聖靈作為媒介和實施者，成就在信徒的生命之中⁵。

聖靈是成聖過程的主導者，但祂不會以強權蠻橫的方式褫奪基督徒的自由意志。聖靈保惠師的工作方式，包括提醒、醫治、安慰、保守、幫助我們回憶、替我們辯護、為我們代求，這些功能無一帶有暴力侵奪的性質。聖靈的同在，使人心智清晰、思維敏捷、良心敏銳；反之，邪靈附體才會使人心智迷失、記憶斷片、失去自我。

在成聖過程中，聖靈與人的基本關係模式，乃是位格主體之間的彼此尊重與互動。聖靈具三一神的位格，祂尊重人的位格，不予侵奪。通過這種互動，聖靈柔和地引導基督徒認罪悔改，幫助我們廓清迷霧、獲得真知，釋放我們脫離捆綁、得以自由，讓基督徒的生命分別為聖、榮神益人。

然而因著聖靈的這種屬性和工作方式，基督徒竟然可以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5:19）、違背聖靈的帶領、讓神的聖靈擔憂（弗4:30）。

作為成聖對象和果實的基督徒，在與聖靈的互動中，應該本著對上帝的信心，主動採取降服（Yield）的態度，讓聖靈在自己的生命中自由運行工作。不過，“降服、體貼”等看似帶有被動色彩的態度，乃是基於信徒主動、持續的選擇。故此，聖經吩咐願意追求成聖的基督徒：“要被聖靈充滿”（弗5:18），“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羅8:5）。當基督徒主動選擇降服、體貼聖靈的時候，就會感受到聖靈的感動（quickening）、引領（guidance），甚至催逼（spur）。當然，聖靈最經常用的方式，是通過聖經（上帝的聖言啓示）讓人想起耶穌的教導（約14:26）。

如果信徒順從聖靈的帶領，跟上腳步，聖靈就會進一步帶領。通過這種位格互動共舞的過程，聖靈

成聖的最終目標，不僅是聖徒個人擁有屬神的聖潔，也包括作為聖徒群體的教會，把神國的實體彰顯在當今的世界。
The final goal of sanctification is not cultivating individual saints but demonstrating the reality of God's kingdom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 community of saints, i.e. the church.

逐步把神聖品格注入信徒的生命，把信徒帶入成聖的境界。

錯誤模式的危險

倪柝聲所倡導的成聖模式，不僅把成聖的主體錯置為缺乏聖經依據的“人的靈”，而且把成聖的道路與方式設定為對“魂”的衝破與征服。以下是倪柝聲具有代表性的相關論述：

寶貝是在瓦器裡，但是誰需要你的瓦器？教會所缺少的是寶貝，不是瓦器；世人所缺少的是寶貝，不是瓦器。瓦器如果沒有打破，誰能看見裡面的寶貝？主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到底為著甚麼？就是在那裡打破我們這個瓦器，打破我們這個玉瓶，要把我們的外殼打破。主盼望在屬乎祂的人身上能有一條祝福的路通到世界去。這是一條祝福的路，也是一條有血跡的路，的的確確是有血在那裡，有傷痕在那裡。這個外面的人的破碎是何等的緊要。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絕對沒有工作。我們把自己奉獻給主，為著事奉主，我們就得預備被破碎。我們在這裡不能放鬆，不能保留自己，要讓主把我們這個外面的人完全破碎了，讓主的工作有路可以出去。（摘自《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玉瓶要打破）

在《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這部著作裡，作者使用“拆毀”共75次，“破碎”共155次，此外還有一些類似的詞彙，諸如“殺死”等。倪柝聲把“人的靈”定義為“裡面的人”，而把“魂”定義為“外面的人”。成聖的主要方式，就是要毫不留情地拆毀“外面的人”，也就是要抑制、消滅所有屬魂的東西，好讓“裡面的人”，也就是“人的靈”以及在那裡寓居的“神的靈”得自由、得自由，用倪氏特色的語言叫做“衝出一條”“帶血跡的路”。這些都是審判的語言，而不是建造、轉化、修復、成全、醫治的語言。

倪柝聲把“魂”和一切屬魂的東西，都當作是成聖道路上的攔阻、捆綁和障礙，在成聖過程中需要被打破。而倪柝聲對“魂”的定義又相當寬泛，把思想、情感、意志都歸入外面的人，歸入“魂”的領地，需要對付、破碎。這就意味著思想、感情、意志等人性主要成分都是應該被否認、被排斥、被棄絕；是不可沾染的、被玷污的；既無法救贖，也不需要救贖。在這種模式的指導之下，“成聖”就等同於與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作鬥爭，征服它們、摒棄它們、毀滅它們。

這種思維無異承襲了諾斯底主義的思維模式，敵視物質、高抬靈性；也與佛教藉著否定自我得到解

脫的方式極為類似。這種思維路徑其實是希臘式、印度式的，而不是希伯來式、聖經啓示的模式。

遵循這種成聖目標一路走下去，最終的“成品”乃是治死了“魂”的思想、情感、意志的所謂“聖徒”，這種人可能更像佛教的修士，而不像耶穌——祂是有歡喜、有哭泣、至情至性的。受倪氏成聖觀的影響，中國基督徒普遍的特徵，就是不知道如何處置情感，不懂得審美，不知道如何放置“自我”。因為在這種模式之下，所有的成就、愛好、品味都是“屬魂”的，需要踐踏破碎，而不是可以肯定、欣賞、感謝著領受的。

對“魂”界的這種敵視，推而廣之，在社會層面就會演變成對所有“非屬靈”事物的排斥與否定，包括科學、藝術、教育、政治、哲學等等；其實這些領域乃是文化使命的內容。這樣的基督徒，所關心的只是與自己的“魂”作鬥爭，對社會“屬魂”的領域則只有排斥與抵制，不會去關心世界狀況，自絕於公益活動之外，拒絕參與公共領域，對社會時政、教育科研、發明創新、分配正義、制度優化、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等等公共議題冷若冰霜。在這種成聖框架下，即便偶爾有這方面抱負的年輕人，也會受到壓制批評、冷嘲熱諷，甚至被無情打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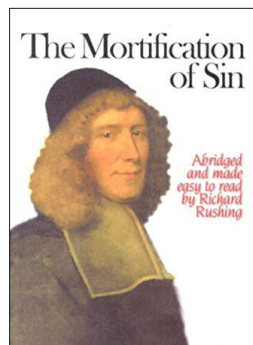
按著這種思路發展下去，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將會受到嚴重戕害；即便基督徒人口比例迅速增加，也難以對社會整體形成相應的光鹽效應。這就是許多學者擔心“靈魂體”三元論的原因，因為其中蘊含反智、反文化的傾向⁷。

成聖的內容與目標

按照正統福音信仰，成聖的內容包含兩方面。一方面是對罪的處理，即對罪時刻警醒對付，與內住的罪及靈界的試探攪擾作鬥爭。福音教會在這方面的傳統資源，主要包括馬丁路德的十架神學，以及約翰歐文的《罪的治死》

（*Mortification of Sin*）。另一方面，成聖的積極面就是收復屬靈失地，淡化和去除罪的影響，從而全人全心住在基督裡面；藉著信心、靠著神的恩典，順服並配合聖靈的工作，“漸漸成為主的樣式”。

成聖的最終目標，不僅是聖徒個人擁有屬神的聖潔，也包括作為聖徒群體的教會，把神國的實體彰顯在當今的世界。這方面的主要資源，包括加爾文的律法第三功用，以及他所寫的《基督徒生活手冊》，還有荷蘭基督徒政治家凱波爾的社會實踐。成聖的目的，是要在思想、感情、意志、文化、科學、政治、哲學



對付罪的目的，是要“救贖”靈魂，把靈魂從罪的轄制之下釋放出來，能以自由地愛上帝。
 The purpose of dealing with sin is to “redeem” the soul, i.e. to enable it to love God freely by releasing it from the bondage of sin.

等一切領域，降服於聖靈的能力與帶領，消除罪的影響，用屬神的聖潔性情加以轉化，使之恢復原先被造的尊榮，並在基督救贖的恩典之中綻放前所未有的光彩，讓創造與救贖的上帝得到完全的榮耀。

成聖的一大要務，當然是對付罪，但不是“拆毀”被罪所沾染的“靈魂”（ψυχή或σῶμα）；恰恰相反，對付罪的目的，是要“救贖”靈魂，把靈魂從罪的轄制之下釋放出來，能自由地愛上帝。

在對付罪的過程中，苦難是免不了的。聖經把這種為成聖而忍受的苦難描述為“背十字架”，而不是“魂”的“破碎”。

1518年4月，路德為回應教廷的異端指控，總結了28條神學綱要和12條哲學綱要，史稱《海德堡論綱》⁸。路德在論綱中精要地總結他所倡導的十架神學。論綱第20條指出，十架神學之門徒是“那些透過受苦和十架，領悟上帝的可見與顯明之事的人”⁹。只有十架能夠矯正我們的視力。只有絕對專注於被拒絕的、被釘十字架的耶穌，才能明白耶穌所說的“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約14:9），真正的神學和認識上帝，乃在被釘十字架的基督裡面¹⁰。十架與苦難，是彌賽亞所走過的道路，也是彌賽亞呼召每一位門徒所應當走的道路，“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9:23；太16:24）。

受苦是門徒在世間避不開的道路。受苦在成聖方面的應用，乃是倚靠聖靈的能力去治死內住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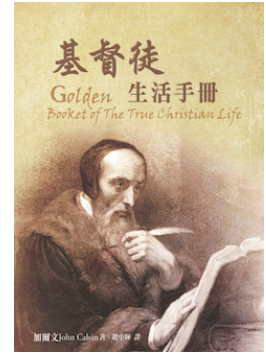
約翰歐文在《罪的治死》一書裡，描述與罪爭戰的持續性，是一生之久的過程，“在你有生之年，必須念茲在茲，一日也不可停工，常常要治死罪，否則你就會被罪所殺死。”¹¹ 歐文毫不含糊地指出，聖靈是治死罪的唯一充分要件，“離了聖靈，任何手段都不會有實際的效用。”¹² 治死罪的具體內容包括：對貪念要養成抵制的習慣去削弱它，對罪要持續不斷地爭戰與抵抗，等等。¹³ 歐文舉出具體作法：“當內心意識到罪與試探在作祟、在誘惑、在生成罪的意念，想要把貪念付諸實踐的時候，你的內心應該立刻洞燭正在發生的一些，把罪帶到上帝的律法和基督的慈愛面前，將之定罪，並遵照執行，完全而徹底，不留一點餘地。”¹⁴


上帝的律法是福音教會在成聖實踐中的重要資源。如果說聖靈是成聖的內在動力與實施主體，那麼，上帝的律法就是基督徒成聖的外在標準和藍圖。詩篇說：“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詩19:7），這是改教先驅們對上帝律法的基本態度。

在《基督教要義》裡，加爾文論及律法的三種功用：首先，神學（Theological）或啓蒙（Pedagogical）的用途，讓我們認識並看清自己

的罪，把我們引向耶穌基督的救恩。其次，民事（Civil）的功用，目的是遏制和懲治罪惡，維護社會公義，保障社會秩序。加爾文特別強調第三種功用，就是教導（Didactic）或規範（Normative）。上帝的律法裡面蘊含上帝的性情、屬性與好惡，是上帝聖潔生命的展示。利未記和彼得前書都教導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11:45, 19:2；彼前1:16）¹⁵。成聖的本質就是分別為聖、歸給神，進而擁有神的聖潔與生命；而律法是上帝聖潔生命的體現，指導聖徒成聖的過程。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21章專門論述基督徒的成聖，對後世產生很大影響。這些論述被編纂成冊，單獨出版，就是許多人熟知的《基督徒生活手冊》（*Golden Booklet of the True Christian Life*），裡面的議題包括謙卑、捨己、背十字架、對來世的盼望和對今生的謹守等。¹⁶



在成聖的話題上，末了還需要提到的，是制度、習俗和文化風氣的改良。這是聖徒群體對所處的社會所作的貢獻。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這是一個很緊要的議題。福音教會在這方面也有豐厚的資源，比較典型的，是英國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荷蘭的凱波爾（Abraham Kuyper）等。成聖的社會效應是一個龐大的議題，需要另文論述。 

作者為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系統神學教授

註：

1. John Wesley, *Works*. VII. p.204.
2. Ewald M. Plass (ed.), *What Luther Says*, (Concordia) p.723.
3. John Murray,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Eerdmans) p.147.
4. 同上, p.146.
5. 同上, p.148.
6. 參見<http://www.tochrist.org/doc/books/watchman%20nec/rdpsylcl-s.pdf> (2018年3月登錄)
7. 參見梁家麟文。
8. 參見《路德文集》第一卷，伍渭文主編，三聯，24-59頁。
9. 格哈德福德，《論做十架神學家》，三聯，71頁。
10. 孫毅，《從海德堡論綱看路德十架神學的意義》，泰國曼谷紀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論文，2017。
11. John Owen, *Mortification of Sin* (Banner of the Truth), p.5.
12. 同上, p.14.
13. 同上, p.32-39.
14. 同上, p.38.
15.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I. vii. 6-12.
16. John Calvin, *Golden Booklet of True Christian Life* (Baker), 1990.



走出先知困境

謝文郁

先知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上扮演著關鍵角色。耶和華通過先知傳遞旨意；以色列人則通過先知來領受。然而，由於假先知的出現，以色列人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困境，我稱之為“先知困境”。

在神的拯救計劃中，耶穌來了。耶穌要求信徒不做判斷，但要相信，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走出先知困境。

何謂先知？

在創世記的墮落故事中，亞當夏娃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擁有判斷權，卻反倒犯了罪，被逐出伊甸園。從此人和造物主隔絕。而神與人之間如何重建紐帶，就成了舊約的核心問題。這條紐帶的關鍵所在，正是先知。

一個人受耶和華的靈所感動和派遣，向眾人傳達祂的旨意，這人就是先知。先知有如下幾個特徵。首先，他是耶和華所派遣的。耶和華想感動誰，就感動誰。先知完全是出於耶和華的揀選。人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如：做善事，或受教育等）成為先知。

其次，先知是被派遣來宣告耶和華的旨意，因而是憑著感動他的靈來說話做事。也就是說，先知所說所做，乃是耶和華要說要做的，彰顯祂的心思意念。

第三，面對先知，人可以自行判斷，是否接受他所傳的信息。然而，以色列的歷史證明，他們慣於拒絕先知，因為耶和華的旨意常不被他們所認可。不過，當先知的預言成為現實後，他們也會認錯，悔改認罪。

第四，由此可見，先知其實不是以色列人的判斷對象，而是信任對象。只有在信任中，人才能

從先知領受耶和華的旨意。

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先知之所以為先知，乃是因為耶和華的靈與他同在。但是，當先知完成使命之後，耶和華的靈就可能離開他。一旦耶和華的靈離開了，他就不再是先知，而是一位平常人。舊約一些故事顯示，耶和華的靈並不永遠和某位先知同在；只要耶和華的靈離開了，雖然別人也許仍尊他為先知，但在耶和華面前，他就不再是先知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外在的利誘，那擁有先知之名卻無先知之實的人再以先知的身份說話，就成了假先知。

真假先知可以辨認嗎？

列王記上22章記載了一則假先知的故事。北國的亞哈王和南國的約沙法王見面，談起要奪回基列的拉末。約沙法敬畏耶和華，認為在做重大決策前，一定要尋求耶和華的旨意。於是，他們去詢問先知。

亞哈王召了400位先知入宮。這些人應該都是做過先知的，然而，耶和華的靈已經不和他們同在了。他們宣稱：耶和華已經把勝利交給以色列國，兩位王爭戰必勝！對於這些“先知”的說法，約沙法王感覺不對勁。為此，亞哈王把一位名為米該雅的先知召來。亞哈王不喜歡這位先知，說他“不說吉言，單說凶語。”果然，米該雅預言說，亞哈王將戰死沙場。就歷史的結果看，米該雅的預言才是準確的。

當時，對約沙法王來說，眾先知的看法既不一致，他該聽誰的？兩個預言必定有真有假，他必須分辨誰是假先知。然而，先知是耶和華派遣的，人並沒有參與。就人而言，人只能以信任為基礎，

以色列人面臨的困境是：因為出現了假先知，所以他們必須進行分辨。但是，一旦進行真假先知判斷，他們常常會接受假先知，而拒絕真先知。 The Israelites faced a dilemma. They need to practice discernment because of the appearing of false prophets. Nevertheles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judgment they often accepted false prophets and rejected true ones.

接受先知，領受他所傳耶和華的旨意。

若要人來分辨先知的真假，人只能根據自己現有的知識結構來作判斷。判斷是一種理性活動，是排斥信任情感的。因為在判斷中沒有信任；在信任中不需要判斷。因此，當約沙法王對先知進行分辨時，他就是放棄了對他們的信任，而不得不使用理性去作判斷。

約沙法王雖然敬畏耶和華，但當他用理性來分辨真假先知時，他採取了一個理性原則，即：大多數原則。他選擇站在400位先知這一邊。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性判斷往往只能拒絕耶和華。

以色列人的先知困境

以色列人面臨的困境是：因為出現了假先知，所以他們必須進行分辨。但是，一旦進行真假先知判斷，他們常常會接受假先知，而拒絕真先知。

以色列人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困境。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真假先知判斷的基本原則：預言是否應驗。真先知的預言一定應驗；而假先知的預言必然落空。就歷史記載的角度看，這是一條重要的舊約編寫原則。歷史學家在記載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啓示和拯救的歷史時，一直遵守這個原則。

按照預言是否實現的原則，只能等到事情過後，才能辨認出誰是真先知。在事情開始時，先知的真假是無法辨認的。如然，想要一開始就搞清楚先知的真偽，以便按照耶和華的旨意做事，乃是不可能的。

不按照耶和華的旨意做事，就是犯罪。而由於無法在事情之初就認出真先知，從而遵行耶和華的旨意，因此以色列人只能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事，這就決定了他們只能生活在罪中。

在歷史裡，以色列人經常在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才發現自己沒有聽從真先知的話，違背了耶和華的旨意。於是，他們懺悔認罪。這樣的過程不斷重複：犯罪—認罪—再犯罪—再認罪。真假先知問題不解決，這個過程就會一再重演。我稱此為“先知困境”。

彌賽亞盼望

猶太人對自己的先知困境深有所感。在被擄至巴比倫後，猶太人開始盼望一位“彌賽亞”的到來。這位彌賽亞是大有能力的，不會讓人失望。只要彌賽亞來了，猶太人就可以完全信賴他，並跟隨他走向耶和華所應許的世

界；從此再無真假先知問題。我們稱此為“彌賽亞盼望”（大約主前8世紀）。

不幸的是，猶太人雖然體會到，彌賽亞可以解決“先知困境”，但他們卻持守“必須審查”的思路，以為只要找到真彌賽亞，就能解決問題。因此，他們對每一位自稱彌賽亞的人都要進行審查，以便找到真正的那一位。他們審查過施洗者約翰，也審查過耶穌，而作出的結論是：他們都不是彌賽亞。

問題的關鍵在於彌賽亞的判斷標準。在舊約，真先知的標準是預言應驗原則。現在，猶太人手裡擁有舊約（真先知留下的文獻），經文中對彌賽亞有一些描述。他們以為，認真研究這些經文，就可以把握真假彌賽亞的審查標準。於是，大約於巴比倫被擄時期（主前6世紀），猶太人當中出現了一群人——法利賽人。這個團體以研究舊約為主要任務，深入研究經文關於彌賽亞的描述，建構彌賽亞觀念，作為審查真假彌賽亞的依據。

真假彌賽亞的問題

約翰福音記載了法利賽人對施洗者約翰和耶穌的審查過程，呈現了如下幾條標準。第一條：彌賽亞必須自行宣告。這一點不難理解。作為神的派遣者，彌賽亞和先知一樣領受了神的靈，因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神的旨意。如果沒有自稱為彌賽亞，這人就肯定不是彌賽亞。法利賽人覺得施洗者約翰像彌賽亞，所以去詢問他。不料，他坦率承認：“我不是基督。”（約翰福音1：20）

第二條，彌賽亞必須遵守摩西的律法。這條標準是依據如下的推論而來：律法來自摩西；摩西是真先知（歷史已經證實）；因此，律法來自神。彌賽亞是神遣派而來；神不會自相矛盾；因此，彌賽亞必遵守摩西律法。

第三條，彌賽亞來自於神，因而必定大有能力。法利賽人很快就注意到耶穌與眾不同，擁有各種與眾不同的能力，因而開始考察耶穌。

他們發現，耶穌自稱來自於神：“這兒子要是沒有目睹其父所為，憑自己什麼都做不了；他只做父在做的事情。這兒子是跟著做。”（約翰福音5：19）這一點可說滿足了第一條標準。而且，耶穌能夠讓病了38年的癱子站立行走，讓天生的瞎子重見光明，這些都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滿足了第三條標準。

問題出在第二條標準：耶穌常常在安息日做

耶穌的獨子身分是在信心中展示的，而不是在審查或辨認中呈現的。
Jesus' identity as the Only Begotten Son is recognized by faith, not through trial or discernment.

事。守安息日是十誡中的第四誡；安息日是奉獻給耶和華的日子，不許做人間的任何事。耶穌在安息日治病，按法利賽人的判斷，這就是違反了安息日。基於這樣的審查，法利賽人拒絕了耶穌。

守安息日之爭

耶穌究竟有沒有違反安息日呢？這個問題是在真假先知辨認思路中提出來的。

猶太人擔心跟隨了假彌賽亞，以致無法遵循耶和華的旨意，因此，他們需要執行真假彌賽亞的審查程序。關鍵是審查標準的問題。法利賽人相信，只要認真研究相關經文，就能準確獲得審查標準，從而找到真彌賽亞。不過，我們知道，人是在理解中守法的。如何理解律法，就如何遵守律法。於是，問題就轉化為：人能夠正確理解律法嗎？

摩西的律法來自於耶和華。當然，人們都同意，必須按照耶和華在立法時的意願來理解律法，並以此守法。耶和華的意願乃是守法的關鍵所在。然而，耶和華定規矩時，真正的想法為何是一回事，而人憑己意對這些律法的理解，則可能是另一回事。

面對法利賽人的指責，耶穌宣稱：“這兒子是跟著做。”按當時的語境，“跟著”是指耶穌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在守安息日。耶和華所立的規矩，只有在耶和華的旨意中持守才得以成全。而耶穌說，他是來成全律法的（馬太福音5：17-18）。

在信心中跟隨耶穌

法利賽人與耶穌的這場爭論，呈現了兩個不同思路。

耶穌宣稱自己就是彌賽亞，他就是要來展示他的彌賽亞身分。人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認識他的身

分，一種是判斷式的，一種是跟隨式的。法利賽人對耶穌的審查是判斷式的。他們發現耶穌不符合他們的彌賽亞觀念，因而拒絕了耶穌。判斷式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在審查時，發現耶穌正好符合自己的彌賽亞觀念，從而認為耶穌就是彌賽亞。加略人猶大便是這樣的例子。然而，他對彌賽亞的觀念卻是不正確的。因此，人在判斷中無法真正認識耶穌的彌賽亞身分。

正如先知的身分不能在辨認中予以確定，耶穌的彌賽亞身分也無法在審查中得到認可。這一點可以藉先知困境充分說明。

因此，耶穌要求門徒在信心中跟隨他，並在跟隨中認識他的基督身分。因為，神要如何展現耶穌的基督身分，這是神



的主權。

既然人的任何判斷都會限制神的主權，因此，從思維方法的角度看，耶穌是要求聽眾：回到先知傳統中，放棄判斷，相信先知，並通過先知，來領受耶和華的旨意。

耶穌的基督身分是“獨子身分”。天父派遣了耶穌，讓祂自己的靈進入耶穌，並且不再離開。從此，他不再派遣其他先知，而只讓耶穌說祂要說的話，做祂要做的事。耶穌則僅僅憑著在他裡面的靈說話做事，而不憑己意做任何事。因此，他所說所為都是天父要說要做的。“父與子原為一。”

耶穌的獨子身分是在信心中展示的，而不是在審查或辨認中呈現的。在信心中跟隨耶穌，通過耶穌的言行來認識他的基督身分，藉此領受神的旨意，人就可以生活在神的祝福中。

在跟隨耶穌中，人便走出了先知困境。



作者在山東大學與北美華神任教



營會恩典拾穗

何藝

2018年底至2019年初，我參加了幾場營會，並在一些主堂和分堂分享信息。從所見所聽，有很多感受，隨筆記錄，數算主恩。

奔跑吧，主系門徒·營會

12月底芝加哥的華人基督徒營會，主題為《奔跑吧，主系門徒》。1400多位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來自70個不同的教會和團契。6個主堂信息，28個分堂信息，圍繞著信徒栽培、教會成長、宣教異象。

我以三個工作坊分享校園事工：《老事工新活力》、《斜槓門徒—GPS校園篇》、《福音進入二次元》。

《老事工新活力》面對的問題是，傳統校園的查經模式與新一代學生群體越來越格格不入，如何植入新的查經理念和模式，才能讓學生活潑有效的使用？那堂的聽眾大多是校園的輔導或牧者，他們多半認為：現在的學生並不是沒有興趣讀經，反倒是渴望讀懂神的話。這啟發了我們從三方面來看如何帶領學生讀經。首先，看重聖經本文，以尊重

經文上下文的文法關係來研讀，不需要以其他的趣味方式來挑起學生的關注，也先不去借助神學參考書。第二方面，學習16字讀經原則：“先有字意，再有經意，有了經意，才有意義”，學習聽清經文怎麼說。第三方面，研讀神的話時，最好將信徒和非信徒分開牧養，使學生在相近的深度裡探討，有助於個人的分享。不同的讀經形式，如：背經營和背經遊戲等，都是非常好的方法，有助學生讀經。

《斜槓》的觀念在千禧世代很普遍。以學生為例，許多人不僅主修兩門專業，更希望身懷多技，以適應當今變幻的世界。面對這個趨勢，我們討論的要點，是如何培養學生以基督為中心，以門徒的身分在各處帶出多元的影響力。以國度的胸懷，宣教的眼光，對每一個學生以滲透式的方式牧養，培養出有影響力的活潑生命。雖然在短期來看，果效和影響力都不大，但能在他們學生時期栽下福音的種子，培育一個一個小基督，是值得的。

《福音進入二次元》的題目，是來自本科留學生文化的挑戰。在電漫世界長大的學生，他們的興趣、思想、交流方式與幾年前的學生世代差距頗大，給牧養工作帶來極大的挑戰，讓教會的牧者感到不知所措，有心無力。如何幫助弟兄姐妹更多了解這個族群，構築一座跨時代的橋梁，向這一代學生傳福音？

我解釋何為二次元的生活，如何認識二次元的群體，並提出案例，見證神的話怎樣透過各樣方式進入到這些電漫遊戲成癮、生活孤僻的孩子中。許多輔



最讓我驚訝的是，竟然大部分學生都能早早起床，準時一同靈修。
To my surprise, most students got up very early and came to the devotion meeting on time.

導及學生代表都深深感到，神的話語是跨時代的，福音足以解決每個時代的問題，也能供應不同族群的需要。我們必須重新把焦點放在神的話語和救贖的大能上，不要太在意這世代各樣異類人群的生活方式，更要關注他們心靈的需要，以致放膽去傳講神的話；同時我們也要鼓勵學生這樣作，用自己的生命在校園裡活出基督。

我與教會·門訓營

四天三夜的《我與教會》學生領袖門訓營，目的是建立正確的教會觀，幫助學生進入教會生活。營會中強調基督徒要認識自己具新人身分，並認識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學習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人，一同搭配服侍，同心建造神的家。

60多位學生來自不同團契，15位老師殷殷教導，從說明神在地上設立教會的目的、及肢體在教會的功用，到激勵他們立志，下山後進入教會，投入服侍。

在最後一天的分享會上，有一位弟兄的見證非常感人。他說，在這幾天裏最讓他得幫助的信息，是使他重新認識教會與服侍的真義。過去他在教會服侍時，居然忘記了聖經說：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12:27）。對於服侍，神在乎的不是做事，而是彼此的建立，正如羅馬書15:1所說：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讀經分享營

這是另一個三天二夜的培訓營，參加者為學生輔導和同工。我們以羅馬書為主要經文，以講道的形式讓每個人操練如何講解聖經，之後由牧者和老師講評，幫助學員學習如何作神話語的出口。

我作為其中的一名學員，在操練的過程中，深感講道的嚴謹和嚴肅性，不僅體會到站講臺的挑

戰，更體驗到平時在神話語上鑽研的重要，以及何等需要依靠聖靈的工作。

這樣的操練對很多學生都是第一次。聽完老師們的評語後，大家的心志都得到堅定，願意平時就操練分享神的話語。下山之後，微信群裡出現火熱討論讀經的氛圍。

福音與我·基甸300青年領袖營

十二月的幾個營會剛結束，就迎來了2019年以“福音與我”為主題的美西青年領袖營。這個營會的目的，是要動員、呼召、裝備學生同工和社青，使他們在營會裡看到有這麼多的同齡人同路，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三天的營會，100多位學生靈性得到復興，心志得以激發。幾個工作坊幫助許多學生明白，如何具體投入校園，做福音工作。最後一天晚上，有幾十位學生回應呼召，願意全職出來服侍主。

這次營會中，我負責兩天早上的靈修，及兩個工作坊：《2018迎新事工分享會》、《福音進入二次元》，並在第三天講主堂信息《在福音的大能裡得盼望》。

最讓我驚訝的是，竟然大部分學生都能早早起床，準時一同靈修。看到他們一個個跪下禱告，我不禁自己流淚，心裏感謝主。這世代仍有許多愛主的年青人在默默的渴慕主，他們當中還有不到18歲的高中生。

在迎新工作坊裡，我先生陳泰吉的分享打開了許多學生的眼界，讓他們看到創新式的迎新方法，不僅可以廣為撒網，還能有智慧的收網，從百餘名新生當中，贏得了十幾位對福音有回應的新生。那堂結束之後，好幾個團契的負責人帶著同工，單獨找我和泰吉，要求更具體給他們在迎新事工上的幫助。這讓我們看到，基甸300這樣的交流平臺，不僅可以資料共享，更幫助了大家積極大膽去嘗試不同的迎新方式。

最後一天的主堂信息，羅馬書第八章得勝的信息，讓許多人流下激動的眼淚。因著神的話，原本還在罪中掙扎的弟兄姐妹得到釋放，並相信神對自己的光景完全理解，只要認罪悔改，神便會完全接納。

大會結束當天，是以團契為單位來分享。我不斷聽到得勝的歡呼和悔改的淚水。願這樣的營會能成為眾多校園同工們在靈裏重新建立和休息的平臺，使我們一起重新得力，共唱主恩。✠

作者為恩福的特約宣教士

山雨欲來

莫非



——個人對癌症的憂慮恐懼是出於天生？還是後天被提醒並教導出來的社會行為？

在確認永浩（編註：莫非的丈夫）這次手術的原因和重要性後，幾天內收到許多關懷的慰問。教會裡弟兄姊妹的一一溫馨探問，讓我們覺得好似應該比現在有更多的反應。

而我們還沒有，是因為不知道病的輕重？還是仍活在否認的階段？我也在問自己。

一條新情節線

老實說，我們還在一個過程當中。在醫生辦公室中得知“壞消息”時，內裡並沒有一個炸彈爆炸，兩人臉上的笑容也沒有退去。我們好像在聽永浩要“拔掉一顆牙”的消息那樣淡定，只覺得這是身體的“必要之惡”，是需要處理的健康問題。

大概也因為“膀胱癌”這個名詞過去我們沒有接觸過，認識的人中也沒有聽過誰得過。感覺好似忽然收到一份新的簽證，受邀進入一個過去從未嚮往要進入的一個新國家。我們只是本分地在學習所有關於這個國家的新語言和新文化。

然而，就像許多社會中的隱忌，過去未曾浮上台面。現今我們身入其中了，和這隱忌有關的人忽然開始一個個浮現在身邊。我們開始聽到誰曾得過這個病，誰因此開刀，且因複雜而得連開幾次，誰的膀胱癌細胞被診斷是特別凶險的那種……

不同的癌症故事讓我覺得好像受邀進入一個“另類社群”，因著“病”我們開始連結。必須說，我們是生長在一個幸運的時代，因為我們可以公然分享得病了，請弟兄姊妹為我們代禱，且因此和同病相憐的人一起結盟。

彷彿還不久之前，惡性腫瘤仍是個邪惡的意象，如已過世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兼作家蘇珊·桑格曾提到的。通常它是因個人生活習慣不佳、飲食不當、精神有壓力、或出於某種罪惡等等，才獲致的“惡有惡報”。在那個時代裡，得病就是被放

逐，形同一個罪名的宣告。除了要忍受病痛的熬煉，還要承受因病被污名化的羞恥感。

如今，可以不帶價值判斷、理直氣壯地生病，且蒙受眾多弟兄姊妹的關愛，真的很幸運！

當然這其中有許多需要思考的問題，是隨著這個病我們要專注聆聽的。我們也還在聆聽和學習。我沒有說“這一場病”，是因為這並不只是“一場”病，病完後就會痊愈。那天，在醫生辦公室中，我們一坐下，醫生就對我們說：“以後，你們會常常見到我，每3、4個月，你們就要來向我報到追蹤。”

這是我們聽得最清楚、也最需要接受的第一個事實。就在醫生宣告的那一刻後，我們的下半生就此要開始改寫了。“膀胱癌”會成為“我們故事”中一條很重要的情節線，所有的生活內容和行程安排都開始要認真參考這一條線如何發展。據說，此類癌很容易復發，且3、4個月的追蹤頻率，顯示復發速度也挺快。是這樣一個可以失控又充滿張力的故事線要强寫入我們的故事。

我們要怎樣面對？我還在仔細地聆聽。

每年的生命功課

如過往，遇事的第一反應，都是渴望坐下書寫日記，在書寫中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想法。但是當天下午，終於忙完父親，可以面對書房後山坐下時，忽然發現，今年年初，我已經在禱告書寫中看到今年要學的功課了。

每年跨年，我都會作大量的日記書寫，回顧、並展望自己的生命。年初時就已整理出：今年擺在眼前要學的，都不是太讓人愉快的功課。

一個是“生離”。兒子正在申請研究所，透露出他這一離家，會是5到7年。

作父母的軟弱，就是希望能常見到自己的骨血守在身邊。雖然大學四年他曾離家，但都是坐飛機短程就會見面。兒子畢業後在南加工作，可以每週

雖然山雨欲來，但願我們內裡的每一棵樹都仍能堅立，內裡的鳥也都仍然會歌唱。
Facing the coming storm, may our hearts keep calm: every tree remains standing; the birds continue their singing.

末回家；我們享受能時時看到他，聽他分享他的世界，吃他為我們烹飪的各樣美食。他的恩賜，就是用食物款待身邊人，讓人覺得所在之處就是“回家”。我們雖然身為父母，但常覺得我們是他烹食餵飽的孩子。

就像《小王子》中的玫瑰，感覺我們已被小王子“豢養”了；如今不太習慣他在我們生活中即將缺席。

然而此時，我們不斷學習管住自己的嘴，不要流露依依不捨，讓他可以有更廣大的天地可以選擇學校。也提醒自己“男兒應該志在四方”，出去走一遭，對他的成長和見識都會有擴大和豐富的影響。因此前幾天他過生日，我們送的禮物就是大小行李箱，真有點送他過易水“壯士斷腕”的精神。

另外一個功課就是“死別”了。擺在眼前的兩枚定時炸彈，就是我的父兄。今後幾年走在這樣的狀態下，可以想像都應是戰戰兢兢。

哥哥的身體檢查報告比93歲的父親還要差，很多指數都是“全紅”。對他我有一份心疼，也常在想，如果如他所說，若能活到七十歲就差不多了，我是否應該把父親的擔子挪過來一些，讓他也能有機會享受一下所剩不多的日子？

那時整理出神要我學的功課後，得到的啟示是要“馴良如鴿子”，來面對親人可能會有的狀況；當然也包括上路服事時可能會面臨的險境。那時，並不曉得還須要學習的一個功課是“病痛”，以及隱隱面對另外一個也開始滴滴作響的定時炸彈。

陰鬱中的透亮

想憂慮，又還不到那個點。想哭，也還沒有飽和的情緒。不過就是接到一個“邀請函”嗎？崎嶇路線還沒全部劃清，值得自己先亂陣腳嗎？

那天下午的窗外，正是山雨欲來的陰鬱天地，陽光早已消失，但不知為何，烏雲密布的天空卻仍透著一片奇怪的明亮。那種陰鬱中的透亮和陽光燦爛不同，是一種清冷的透明透亮，讓山谷間所有的樹林都反映著綠光，而且枝桠和樹葉如工筆畫“纖毫畢露”，很奇怪地一種安詳景象。每棵樹都很安靜地靜立。

這正是南加春雨季節，今年又反常的雨水充沛。那一刻呈現的是不太平常的安靜。前幾天傾盆大雨，手機還多次收到這區的“淹水警報”。後院裡，多次我打著傘，察看父親房間落地窗後的淹水狀況。

因為靠山，後山間沒有其他建築物，通常打

雷閃電聲勢都更浩大。下起雨來好像千萬支箭在往山谷中射，是一種讓人敬畏的景觀。有時，大雨中我會放著有海浪潮汐的音樂，屋外屋內、身外身內，都在響應“水之交響樂”。

接到消息的這天下午，其實也正在期待著一場大雨的來臨。然而山雨欲來的這一刻好比風暴的前夕，特別的靜謐。

光，總有特別的語言和感染力。山底下那棵多年前隨風飄下的種子，如今長成頂天而立的一棵梨樹，成為我後山望出去的窗畫主體。此時望去，四散雜亂的枯幹枝桠，在天光下襯著滿是綠意的背景，特別顯得老朽死寂。但經驗上我知，樹裡面仍有不死的生命力。只要“時候滿足”，就會冒芽開花，長成天地間一座讓人贊嘆的燦然燈台。

此時是寒冬，山間卻如此靜好。窗外特別天光下，萬物各處其位，好似“安枕”在山的懷抱中，而且還聽到清脆的鳥鳴。我多盼望這就是我的內在風景。

生命的黑夜，有時會讓我們更加透明，暴露內裡許多風景。我還在一步步隨著神的照亮，整理內裡的一些蒙昧不清之處。

年齡也有點好處，就是飽經世故。走過母親的大腸癌、肺癌、腦瘤和失智，走過這幾年大環境、小環境各樣變動中的服事環境，我學會、也習慣了在飛沙走石、槍林彈雨中穿走夾縫。只要還有一點可以“擠”過去的空間，我就從那裡走起。雖未練就“泰山崩於前不改其色”，反而是走得很卑微、很狼狽，但總是可以“走過來”，且“不覺得羞恥”。

那天下午，也是我們生命分界嶺的重要一天，並不清楚前路“到底”有多凶險，但隱約清楚我們的日子已是有“定數”，生命的地平線再也不抽象模糊或遙遠。望著這餵養我多年的山谷，我的禱告是：但願內裡丘壑無論怎樣，都能呈現眼前這片安穩的風景。雖然山雨欲來，但願我們內裡的每一棵樹都仍能堅立，內裡的鳥也都仍然會歌唱。

雖說我們正在一個“過程”當中，其實正確的說法是剛走上一個“歷程”，菜鳥上路，感覺多少有點茫然。但為所有的經驗分享和建議感恩，也為所有的禱告在主裡深深地感謝！願我們可以藉此一起蒙恩。✚

作者為作家，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負責人。本文選自「莫非不朽的傳說」微信號：mofeilegend。
(編註：本文寫在永浩手術前2天。術後報告腫瘤為良性，為此感恩。)

見證組曲

編輯室

編按：《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的見證欄目，每期均刊登一則真人的經歷，本刊編選三個故事，分別取材自及2018/10, 11, 2019/1&2。

對超自然大改觀



賈克斯 (Jonathan Tjarks) 從小一心相信科學，以為宗教不過是迷信。25歲以前，他隨心所欲，以為只要不傷害別人，作什麼都沒關係。他喜歡參加派對，喝酒，吸毒，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不過，這一切並不帶來快樂。

他的信仰之旅是從六年前開始。一對同事夫婦邀他吃飯。他們是基督徒，生活很普通，週末總是去幫助別人。後來他和他們去過教會幾次，但絲毫信不下去。

賈克斯的世界觀第一次受到衝擊，是發現許多科學家認為宇宙是出於設計，似乎各方面都經過精心微調；而宇宙六種物理性質的參數必須恰到好處，生命才能存活。科學家無法解釋這一切。有人提出多重宇宙說，以為人類只不過偶而出現在一個生命可以存活的宇宙裡。不過，這只是猜測而已。

他對歷史很有興趣。他發現，基督教可以在歷史裡得到驗證。最早猶太人在埃及作奴隸，後來他們逃到中東，來到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比起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他們是極小的民族。他們應該會像周圍的弱小民族——非利士人、米甸人、迦南人等一樣，在歷史中消聲匿跡。

猶太人相信有位彌賽亞要來，把敬拜真神的信仰帶到全地；這種信心讓他們經過幾千年的苦難、悲劇，還能存活下來。有一天，一個分文不名的猶太傳道人出現，自稱是神的兒子。他用幾年時間，在羅馬帝國的偏僻省份遊走，收了幾個門徒，後來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帶來的宗教應該就在那裡結束。沒有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耶穌被釘十字架會成為一個新宗教的開始，甚至改變了世界；就像沒有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猶太人在埃及為奴之後四千年仍然存在，或他們的神一直被人尊崇。

這些資訊讓賈克斯開始想，猶太人敬拜的那一位，會不會真的是宇宙的創造者？不過，理性的思辨還不能讓他相信有超自然。但是，在他和那對夫婦吃飯之後一年，這方面有了改變。

那年除夕，他和朋友們去參加一次電子舞曲秀 (EDM)，在達拉斯。這種秀的現場沒有樂隊，只有一位唱片騎師 (DJ) 和轉盤，大根幕上放著配合韻律的影片。他們踏進會場時，銀幕正在播V怪客 (V for Vendetta)。

當時他用了搖頭丸，欣快感漲溢全身，讓他感到和旁邊的人非常親密——那是頭腦清醒時絕不會有的感受。搖頭丸會在腦裡打開新的通道，讓人進入迷幻狀態；許多人會有靈異經驗。

他看著群眾在V怪客面具的凝視下跳舞，突然，彷彿有鱗片從他眼上掉落。他發現，現場簡直像在進行宗教活動，和古代巴比倫人的行徑沒什麼兩樣，而敬拜的對象是個鬼魔。他感到有一股電光穿過自己的身體，那種經歷言語實在難以形容。他自問，難道這就是神同在的經驗？

他離開會場，打電話給那位同事，問他附近有沒有教會。最初，每次走進教會，他都感到很不自在。他的生活方式要改變的地方太多了。

成為基督徒，過與神同行的生活，對賈克斯並不容易。過去五年，他跌倒過很多次。可是他後悔。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像電影《黑客帝國》裡的主角，知道周圍的世界不過是幻影。從前很重要的事，現在他已經不太關心了。

過去，他的身分認同來自別人對他的看法，以致他總是怕自己不夠好。他有焦慮、沮喪的問題，常用毒品和酒精來逃避。

信主九個月之後，有一次賈克斯為一位朋友禱告，他因和女友關係破裂，心裡很難過。賈克斯告訴他，人的身分不是由異性來決定；無論有沒有女友，他的生命仍然滿有意義。突然間，賈克斯發現，他其實是在對自己講話。無論事業是否成功，有沒有妻兒，有沒有錢，都沒有關係。他的身分來自耶穌，和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後來，他讀到保羅寫給腓立比人的書信：「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

詩篇23篇指出，神擺設筵席，不是當人在青草地時，而是在他經過死蔭幽谷之時。

Psalm 23 points out that God prepares a table while the psalmist is walking through the dark valley, not lying down in the green pasture.

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2-13）他發現，當他把這段話用在自己身上，他就完全自由了。

暗中禱告的力量



小學一年級，赫斯（Heath Adamson）就明白一件事：眼睛看得見的，並不是一切真相。靈界對他很真實。一開始他只是好奇，覺得好玩，但很快他就習慣和好萊塢絕殺（Hollywood lore）裡的東西交往。以後，他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也曾看著椅子滑過地板，蠟燭從咖啡桌上浮起。

進入神秘宗教一段時間後，他常常作惡夢。初中時，因著長期緊張，他得了胃潰瘍，始終治不好。其實大半時候他像是個正常孩子，喜歡打籃球、溜滑板、看卡通。可是他開始讀有關宗教和哲學的書，想找到一種解釋機制，來說明那個看不見的世界。

八年級時出現了一個轉機。有一天，他站在學校的儲物櫃區，旁邊一位女同學和他打招呼。原來那時她感到神在她內心微聲催逼：「為那個年輕人禱告，有一天你會嫁給他。」她相信了。

他們兩人在初中時成了好朋友。但是畢業後，各自有了新的生活圈。她是啦啦隊長，又去教會；而赫斯卻比從前更墮入黑暗，常常和鬼靈打交道，吸食各種毒品，像個活骷髏。

高三那年，有一天下午上物理課時，赫斯跌倒在地，因為他在午餐時用了迷幻藥（LSD）。同組的同學注意到他的舉止很古怪。幾分鐘之後，赫斯開始和同學聊宗教，問他知不知道靈界的事？那位同學沒說什麼，只是邀赫斯去教會。

第一次去教會，他看見大家唱詩、舉手、拍掌、聽牧師講聖經。坐了一會兒，他就起身走了，實在沒興趣。

一個週日晚上，當安非他命的效果過了之後，赫斯和朋友告別，回家。躺在床上，他卻無法入睡，一陣陣絕望感襲來。他的心緒澎湃，思索神究竟是誰？真理究竟是什麼？眼淚流下臉頰——他

平常是不哭的。突然間天似乎開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真實、單純的愛，神似乎親自來到房間。他大聲說：「耶穌，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說的那樣？」

他告訴物理課同組的那位同學，星期三晚上要和他去教會。沒想到，那晚教會正在鬧內部矛盾，因為有位會友最近幾度威脅牧師。教會裡有人在哭，有人在喊，警察也在那裡。不過，他對亂糟糟的情況倒不以為意。青年團契在聽人解釋，為什麼那個提出威脅的家庭不會再回來。然後，一位義務牧師（正是他物理課同學的父親）作了禱告，並分享福音；最後，牧師要人回應。只有赫斯一個人舉手。

接受耶穌恩典的那天晚上，赫斯經歷了很奇妙的事。他的身體得到屬天的醫治，立刻痊癒了。他的毒癮消失了。他第一次感覺什麼是真正的自己。

第二天，平常不看信箱的他，不知道為什麼會去打開。裡面有一封手寫的信，來自他初中的那位女朋友。信其實是她幾星期之前寫的，但她有個感動，不要馬上寄出。有一天，她走在商場時，內心又有感動，所以便把信寄出了。信到赫斯家時，正是他接受主的次日。

赫斯和他心儀的女友結婚後，看到她的禱告日記，才明白，神使用了她和別人的禱告，讓他剛硬的心能夠軟化。

詩篇23篇指出，神擺設筵席，不是當人在青草地時，而是在他經過死蔭幽谷之時。赫斯感謝神，沒有因他在黑暗中而丟棄他，反而藉著一些人的禱告讓他能認識神，活出神造他的美好樣式。

逃離伊朗，逃不開神



大衛拿瑟（David Nassar）出生於伊朗。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推翻了前朝，成立神權性的政教合一政府。那年他9歲。

他的父親原任職於前朝的軍隊，當下決定帶全家脫逃，為此而傾家蕩產。大衛幼小的心靈那時開始討厭神，以為神惡待了他們。

他們一家在瑞士申請前往美國被拒，輾轉又到了德國。那時，他的母親提議：讓我們向美國的神

當他讀到彼得走在海面上，耶穌呼召他時，突然覺得耶穌正在呼召他，要他放下自己，不再找藉口。When he read about Peter walking on the sea, he suddenly felt that the call of Jesus was toward him, asking him to surrender and stop finding excuses.

禱告吧，求祂幫助我們。沒想到，一週後他們竟真的取得簽證。

舉家來到德州的湖德營區 (Ford Hood) 後，大衛很快發現，他到處不受歡迎，常常被欺負、戲弄、嘲笑。進高中後，他改頭換面，開一輛新車，人際關係似乎也改善了，但內心深處他仍常感到脆弱無助。

高中畢業後幾個月，他的朋友大半離開了，他的心情很糟。有個朋友來邀請他去教會。他的父母竟然沒有反對，讓他很驚訝。其實他不知道，那個教會有些會友曾到他父親的餐館用膳。他們看到餐館人手缺乏，午餐時自動幫忙服務客人，好幾天都如此。後來，教會的詩班指揮請他父親去參觀週三晚上的詩班練習，他父親礙於情面，就答應了。指揮當場提出他的餐館需要人手，馬上有人願意當義工；他們幫忙了兩個星期。這番善舉深深觸動了他的父親。

大衛來到一間很大的浸信會，賴瑞 (Larry Noh) 招呼他，請他坐在身邊。賴瑞是另間學校足球隊的後衛，在當地小有名氣，因為他勇於見證信仰。他們兩校原是競爭對手，去年在一個派對中，大衛還拿賴瑞開玩笑。但當天賴瑞不僅不介意，還借他聖經一起看。

隔天，17位年輕人來到大衛的家，向他傳福音；但他並不感興趣。他們仍持續每週一晚上來探訪；而他也於週三和週日到教會。某個週日晚上，傳道人請人舉手決志，大衛卻開車溜走，心想，以後再也不來了。

回到家，他情緒很壞，內心吶喊：「看誰才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拿起聖經，淋上打火機油，丟到烤肉架上，想找根火柴燒了它，但卻找不著一根。於是，他再拿回聖經，開始讀。當他讀到彼得走在海面上，耶穌呼召他時，突然覺得耶穌正在呼召他，要他放下自己，不再找藉口。那天晚上，他就在自己的房間內接受了主。

他的父親知道後很生氣，告誡他：「我們是穆斯林，不可以成為基督徒。」父親以為他只是時衝動，但大衛後來受洗了，這就碰到了父親的底線。父親把他趕出家門。

無家可歸的他，打電話給賴瑞。賴瑞歡迎他住到一間屬於教會的屋子，裡面已有六位年輕人。他們幫助他在信仰上迅速成長。同時，神也開始在他家中動工。他的妹妹信了主，然後是母親。他們同心迫切為父親的得救禱告，父親終於接受了主。✚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 (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 (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 (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 (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 (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 (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 (繁) 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 (簡) ____本 (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 (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 (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 (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接封底)

人死如燈滅？

孔老夫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誠實地反映了一般中國人對「死亡」不予正視的心態。是的，對於生命終點以後的事，人無論如何聰明，也無法揣測。

不過，明知僅憑理性無法得著答案，但幾乎沒有一個人在一生中不曾探詢過這個問題。而「人死如燈滅」就是華人最熟知的答案之一。

倘若接受這個答案，就表示對宇宙持「唯物論」的看法。換言之，所有的精神現象都可以用物質反應來解釋；因此，一旦身體停止運作，這個「人」便不復存在。

「唯物論」與「無神論」並肩同行，否定人有靈魂，生命在死後還能延續。但是這種看法會產生更多無法解釋的難題。它使得人生毫無意義可言；它不能說明人為何會有良心，為何會嚮往真善美、尋求公正、渴望愛、提倡品德。

推至極端，這種世界觀會使「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合理，讓爾虞我詐、自私自利成為人際關係的常態。請問：有誰願意活在這樣的社會中？

生死輪迴說？

「生死輪迴說」認為人有靈魂；靈魂在軀體死後會離開，轉為另一種存在，再度出現在宇宙中。這種看法在西方的古希臘哲學中曾經出現，而東方印度的婆羅門教更有明確的教義。佛教衍生自婆羅門教，進一步開展出「六道輪迴」之說，並鼓勵信眾藉修行來脫離苦海，進入涅槃寂靜。

佛教傳入中土後，由於中國古聖先賢鮮談生死，所以「輪迴說」很快為普羅大眾接納。較之「燈滅說」，它有一些優點。首先，由於它主張生命不會終止，所以會讓人重視生命，對自己或對眾生都不會輕易加以傷害。其次，它背後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理論，符合人要求公平公義的天性。而且，它顯然具有勸人為善的社會功能。

然而詳究之下，「輪迴說」爭議之處也很多。它和「燈滅說」一樣，無法交待世界的

來源。婆羅門教其實是唯心論，聲稱世界是一位巨人的夢，一旦他夢醒，這個世界就將消失。另一方面，主張「輪迴說」的各宗各派，說法的差異非常大，並沒有定論。而按邏輯分析，這說法的矛盾處比比皆是。總之，無論是出於哲學或是教理，「輪迴說」並沒有讓人信服的紮實根基，讓人不能不質疑：它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揣測？

近代科學界也有對死後生命的研究。例如，有人研究自稱記得前世之人的個案，一些報導歷歷如繪。不過，有人把「轉世」現象與「輪迴說」作區分，這似乎也有道理。然而，有「前世」記憶的人鳳毛麟角，相關報導亦真偽難辨，縱然能引起一時的興趣，總無法成為滿足人心的解答。

聖經教導的復活

聖經對人死後生命的看法，與整個宇宙相關。首先，宇宙是出自造物之神；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擁有祂形象的人類來管理萬有；而每個人都要對祂負責。

倘若人沒有犯罪，死亡就不會出現。可惜始祖亞當濫用自由，選擇違背神的命令，以致人類落入死亡的轄制之下。然而死亡並不是終結。神定了日期，要所有的人到祂的審判台前，「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示錄20:12）因此，由於罪，每個人的今生來世都陷溺在悲劇之中。

然而，「耶穌復活」卻帶來了轉機。聖經說明，耶穌的復活顯明祂勝過死亡，同時表明罪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凡是相信祂，接受祂代死救恩的人，便可以「重生」——得到由聖靈所賜的生命。

聖經啟示，耶穌要回來結束這個世代，帶進新天新地。在祂再臨之前，相信祂的人雖會經過身體之死，但靈魂將在樂園裡等候；在耶穌回到世上時，他們會以復活的靈體與祂同來；而當時在世上的信徒，則會直接變化，進入靈性的身體，不必經過死亡。

聖經的「復活說」不是理論，不是推測，而是有根有基的，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乃是無法否定的歷史事實！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燈滅？輪迴？復活！

蘇卿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使徒行傳2:32）



當著幾千群眾的面，一個畢生從未演講過的人，竟然拉起嗓門，高聲宣揚，還引經據典，甚至斥責挑戰；而聽眾則為之動容，覺得他的話句句扎心。這場景確實令人希奇。

那是春天的季節。樹木滿頭新綠，繽紛的野花妝扮著耶路撒冷的山丘，覺醒的大地似乎在一起聆聽這超乎想像的宣告——那位幾天之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已經復活了！

這個好消息在歷史長廊裡迴盪了兩千多年，震撼了億萬的人；如今仍在向尚未聽聞的人播揚。因為，耶穌復活不僅是他一個人的事，更關係著世上所有的人。

正如整個人類是從一個始祖（亞當）而來，復活的耶穌則成了「新人類」的始祖。這個「新人類」是由聖靈所重生之人形成，其中的每個人將像耶穌一樣經歷「復活」——不是精神復活，而是得著「靈性的身體」。他們會永遠活著，享受奇妙無比的福祉（哥林多前書15:44-54，啟示錄22:1-5）。

因此，對於必死的人而言，「耶穌復活」無疑是扭轉乾坤的重大消息！（轉封底裡）